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三十八

布衣臣尹起莘上進



戊寅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  
唐高祖神堯皇帝李淵武德元年

春正月唐王

淵自加殊禮

唐公以兵取天下而亦襲近世篡奪之跡何耶惟其始焉名義之不正故其終

焉之弊必至於此書自為大丞相自加殊禮自為相國唐公雖欲曲為之說何可得也惜哉

三月宇

文化及弒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

或問武王數紂之罪

煬皆有之至於弒父殺兄乃紂之所無者後世以誅獨夫紂為言至於煬之死也何為反書弒乎曰煬之罪惡固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怒者至化及等輩則無所負故其責德戡之語以謂我實負百姓而於爾等榮

祿皆極。何乃如是。此徒皆無以應。然則場固化及之君也。直書曰弑。所以正此曹之罪耳。向使是時起兵之衆有能聲其大逆。推明寢殿之事。奉將天罰。執而數之。肆諸市朝。殘其身。諸其宮。以正殺無赦之罪。則廣必自伏其辜。而綱目亦必以獨夫之誅處之矣。惟夫舉天下無有能正之者。是以書法如此。不然。是時天下猶隋之天下。何以不書曰帝。而必書曰其君廣耶。變文起義。彼固化及之君也。嗚呼。綱目至是。亦有不得已之意焉。爾可勝歎。

### 唐定律令置學校

秦人焚書坑儒。至漢始開學校。隋人廢黜儒學。至唐

始置學校。吾道固不以是而隆。汙而漢唐之所以立國者。則有其本矣。故特書之。

### 唐廢隋帝

### 侑為鄴國公而選用其宗室

書廢隋帝為國公。則未免襲近世之跡。書

選用其宗室。則大非近代之比矣。享國久長。年幾三百。宜哉。

### 魏公密敗宇文化及

### 於黎陽奉表降隋

世或謂密似項羽。先儒固已辨之矣。羽雖剽悍禍賊。然志在滅

秦。無復回貳。密起兵不為不久。乃與東都迭為勝負。其非羽比甚明。且密前此移檄州郡。數揚十罪。至是乃反欲降隋。何哉。綱目前書攻東都。此書上表降隋。密進退無所據坐。其敗宜也。

### 秦圍涇州唐

### 兵敗績守將劉感死之

隋氏負不義之名。故雖有致命效死之臣。皆不得書。

今唐德方新。是以劉感首以死節。特書于冊。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孤逆賊之黨。一以褒忠義之士。皆所以垂

### 世勸戒也。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刺史呂子臧死

之。鄧州之敗。馬元規與呂子臧俱死。而不得俱書者。元規不從子臧之策。以至於敗。故也。

### 唐斬

### 薛仁果於市

光武待劉盆子以不死。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得而殺之也。薛仁果以盜賊竊

據土宇。罪固當誅。然上書仁杲出降。下書斬仁杲於市。則唐人未免為殺降。而仁杲之罪。否則有所未暇問也。

### 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堯君素之死。書河東守將。則見其不失官守。書

隋。則見其不失臣節。書唐殺。則見唐人非理強殺之。是皆予之之意也。然既予之。而又不得為死節。何哉。煬負天下之誅。以至累及臣子。是以書法如此。不然。將書曰唐攻河東。隋守將堯君素死之矣。唐以舞

### 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

為政之失。莫大於流品之不分。况乎創業之始。將以

詔謀詔後。烏可使樂工雜類。廁跡於縉紳之列哉。直書唐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其失不可得而掩矣。惜哉。

卯巳

### 唐以宇文士及為上儀同。封德彞為內史侍郎。

士及德彞之擢。書之初。無貶詞。然比事而觀。德彞在隋。以諂巧得為內史。而化及弒逆。在士及及為逆黨。則二人之為小人無疑矣。綱目據事直書。而唐主用人之失。固在其中。宜乎先儒之交貶也。唐殺其民

### 部尚書劉文靜

唐自開國以來。政事施設。見于綱目。之所書者。始亦頗有可觀。如定律令。

置學校。選用隋氏宗室。旌擢孫伏伽。李素立之類。皆足以興起人心。無媿於興王之業。然而大明方升。薄蝕隨至。於是寘樂工於朝列。擢亡國之佞臣。今又殺其建義之士。政事日益舛駁。良由唐祖非有聖哲之姿。特以天命在唐。又有太宗以為之子。故能芟刈羣雄。削平四海耳。不然。未見其可也。文靜之死。秦王為之固請。所言非不明。白猶不能免。然則唐主之濫殺。為可知矣。是以書法如此。惜哉。唐裴寂軍潰。定

### 楊可汗武周取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

書裴寂軍潰。而

不聞抵裴寂憤軍之罪。書武周取并州元吉奔長安。而不聞正元吉失守之誅。蓋裴寂高祖之所昵。而元吉則其鍾愛者也。政刑若此。何以爲開基之主乎。  
**唐殺西突厥曷娑那**昔晉

蠻子赤以界楚師。春秋深惡其以中國而聽命夷狄。故特書歸于楚。若京師楚然者。所以深罪晉之不競也。西魏時宇文泰收柔然。付突厥使者。綱目特書柔然可汗奔魏。突厥取而殺之。亦以著宇文氏之罪。而深惡之也。曷娑那在長安前。已書唐封之爲歸義王。其名甚正。今唐主乃縱突厥殺之。不義甚矣。且夫羣臣之言者。利也。秦王之言者。義也。捨義就利。何以爲國。綱目特以唐殺書之。蓋惡中國之聽命夷狄。故特筆諱之。若中國自殺然者。旣以歸罪於唐。又以見尊中國之義。不使突厥得殺之於唐也。然則西魏曷不書魏殺柔然乎。曰。拓跋宇文皆夷狄耳。固非有唐之比。書取而殺之。則明其不能立國受制突厥之罪而已。一輕一重之間。而義利之分。

夷夏之辨。昭然在目。夫豈薄於魏而厚於唐哉。

**唐以封德彝爲中書令**

唐改官名。內史令爲中書令。是矣。然始居是職者。乃

蘇邪誤國。從賊詬君之人耳。唐不能取而尸諸市。反從而寵秩之。况中令師長百僚。乃以斯人爲之。其爲是職之累多矣。直書于冊。其失自見。  
**唐立老子廟**唐信妖人之言。而祖老子。綱目止以立老子廟書之者。不子其祖之也。

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

擒之。鄭主世克降。○唐秦王世民至長安。獻俘

太廟。赦王世克。斬竇建德。

太宗英武。蓋世。漢高光之儔。而王竇以盜賊之

靡當之。宜乎折北不支。殆甚於摧枯拉朽之易也。或曰太宗北高。光孰優。曰太宗弱冠起義。克長安平羣盜。如反諸掌。兵鋒未嘗少。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至此。使之處光武之地。固優為之。若遇漢高之事。殆恐未易言也。何則。漢祖起於亭長。首以誅無道秦為名。初無挾詐詭秘之術。固已高人一等。然入關未幾。即制於項氏之手。退處巴蜀。乃能席卷三秦。聲羽大逆之罪。東向以爭天下。百敗而氣不折。卒能摧折慄悍之人。而驚之。使太宗處此。其少年英銳之氣。恐未能如漢祖之隱忍。况淮陰英彭輩。皆不世之才。尤未易以籠絡駕御。而高祖使之如嬰兒。玩弄於股掌之上。彼薛杲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等。較其勇略。曾不及英彭之一二。况望項籍之萬分哉。此所以知其未易辦也。然天生英主。各適其時。要未容以槩論。惟建德世充之死。其是否則有可言者。世充誠有罪。然唐既受其降。則不可殺之。彼亦自謂罪固當誅。特秦王許臣不死。其辭為甚。若建德則

越境而來。又於陣擒之。戮之宜矣。一赦一誅。固非過也。若夫他時蕭銑既降而死。則唐始為濫殺矣。觀者又當以是。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故羣盜皆以起兵書之。今唐非隋比。胡為所書如此。黑闥未為唐臣。既書竇建德。故將則無嫌於起兵。凡已平之國。其臣民有能舉事者。皆書起兵。如周平齊。隋平陳之後。往往有此類。此綱目忠厚待人。許其臣民以不忘舊主之意也。嗚呼仁哉。

唐秦主世民破劉黑闥於洛水黑闥奔突厥○

冬十月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

與黑闥戰敗沒

前書命秦齊二王擊黑闥繼書秦主破黑闥則成功者秦王也至此上書

遣元吉而下當道玄敗沒則元吉受任為無功矣。唐祖是時蓋默忘秦王功高而猶幸餘子有功足以敵之。初不料元吉之不能勝任也。觀者以是察之則得書法之意矣。十一月唐遣太子建

成擊劉黑闥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冢嗣奉社稷之業盛以朝夕視

君膳者也。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獻公不從而申生亦卒不免。今建成已正儲極。胡為復使之擊賊。是舉非但王魏失謀。蓋亦出於高祖之意。將使建成立功以敵秦王耳。殊不知太子本以嫡長次序而立。豈論有功與否。正使珍平黑闥。其功亦豈能及秦王之一二。此則胥失者也。夫晉獻公欲踈其子。故使之將兵。而唐祖欲私其子。乃使之擊賊。雖所見不同。要皆私欲蔽之。是固二君之過也。是以綱目於此不書太子請擊黑闥。而以唐遣為文。言遣則責有所歸。而太子輕棄君親。失其所職之意。又自不言可見矣。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

于先聖先師

漢史載蕭宗至魯幸孔子宅。綱目變文書詣以示尊崇先聖之意。臣前已論之

矣。今國子學乃諸生講肆之所。前史皆書曰幸。綱目何為亦以詣書之。蓋國子學雖有諸生。而先聖先師皆在其中。此其為禮固非其他臨幸之比。是以綱目上書詣國子學。而下書釋奠于先聖先師。其義甚明。况幸學之說。出於漢唐而不出於三代。今唐之高祖當開創之初。首能舉行是禮。綱目書之。亦足見崇尚之意。其視隋人廢黜學校者。殆不可同年而語。君子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後太宗貞觀十四年書詣國子監。其義亦同。

六月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文幹之反事連建成。綱目書之。分注載之。高祖是時若能按其罪而黜之。則無他日兄弟相殘之禍矣。惜哉。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三十八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三十九

布衣臣尹起莘上進

丙戌

九年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

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決軍國事

建成元吉之死唐史書之

綱目書之先儒論之皆已得其當矣二人既殞又復盡殺其子此何義哉自曹魏而下南北分裂朝代遷革必盡滅前人之族此其所以享國不永太宗功濟天下治致太平由漢以來未見其匹然不再傳而有武氏之禍子孫殲滅幾盡得非昭昭之報有不容泯者歟不然唐氏代隋方且錄用其子孫大非南北之比固不應亦有是報也臣故因而論罷沙汰僧道上書立秦王為太子以為好殺者之戒



有異政也。而首罷沙汰僧道。則非先務矣。考之前史。皆載於立太子之上。蓋是六月庚申。赦天下之日。載在赦文詔中。至癸亥日。方立世民為太子。是以前史所載如彼。然豈知當時詔旨已出於太宗之意。故綱目特筆于下。以見太宗初政之失。此亦春秋誅心之法也。以魏徵不然。贊唐史者何為亦以復立浮屠譏之哉。王珪為諫議大夫。太宗之初。即擢王魏為首稱。今觀其亦首書于冊。則其盛德固已具見於此。宜其有治致太平之功也。雖然。太宗從諫之美。固可嘉矣。王魏事讎之失。亦可聞乎。今觀先儒辨論太子藩王之分。深責王魏不能死於其難。其說亦既明白。又何復議之有。然嘗反覆思之。切有疑焉。夫臣之事君。固當始終一節。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予。彼王珪為太子中允。魏徵為太子洗馬。是果誰之命耶。若出於太子之命。則太子其君也。若出於高祖之命。則高祖乃其君耳。奉高祖之命而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萬一高祖或遷王魏於秦府。而為秦府之屬。則將逆高祖之命。而必欲盡節於太子乎。抑亦順高祖之命。以其所以奉太子者奉秦王乎。又不幸太子得罪於高祖。而高祖誅之。亦將必死於所事。而讎高祖乎。家無二主。國無二上。若以委質事君言之。則王魏委質事高祖。者也。非事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祿言之。則王魏食高祖之祿者也。非食太子之祿也。王魏委質事高祖。當受不能輔導之責。為有負於高祖。若藩王交闔。則固有高祖在焉。即不幸諸王互相攻擊。其僚屬必欲各死於所事。此則大亂之道也。故夫為王魏者。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而去。於建成既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席藁聽命。自請其不能正救之罪。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有如其時。太宗以張元素為庶子。于志寧為詹事。既而太子承乾罪廢。元素以

使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有如其時。太宗以張元素為庶子。于志寧為詹事。既而太子承乾罪廢。元素以

不諫見黜。志寧以諫諍見褒。于時魏王泰亦與承乾為敵。是二人者亦將盡節所事而離魏王乎。抑將聽命其君而惟太宗黜陟之從也。大抵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皆出於朝廷所擢。或今日為此。明日為彼。或身處朝列。兼職官僚。初無定選。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夫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崇庫雖有不同。其為臣子則一耳。任是職者固當以一人為主。不得以所事為主。昔後周高祖謂其弟齊公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斯言得之矣。或曰。齊威子糾之事將如之何。曰。非也。齊威子糾均為公子。亦既出奔于外。齊襄既歿。齊國無主。故齊威子糾若敵國。然各君其君。各臣其臣。非若唐高祖在上。制命出於一人者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離太宗。亦不當離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綱目於王魏之事。書之初無貶詞。而具載范公祖禹之言于下。固將有待後人折衷之耳。使綱目果罪二子反君事讎。則當書曰。

以故太子洗馬魏徵中允王珪為諫議大夫矣。斯事係臣子之大節。所當別白。不得不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廬江王瑗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廬江既反。王君廓陷之。則八月太子即位。○放宮女三千餘人。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後掖庭殆將萬人。遂殞其躬而亡其國。今太宗嗣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德之事。遂使後人流之歌詠。見之稱述。不一而足。然司馬通鑑止載簡出宮女。而不言其數。綱目本之唐史。大書于冊。蓋美之也。抑嘗因是思之。放出之數。若是其衆。則其在官掖者。不言可知。未幾正觀二年。又復簡出三千餘人。首尾不三年間。其數幾與晉武相亞。雖太宗盛德固不可少。訾然九月引諸君子合前後考之。又自可以觀世變矣。吁。

王君廓陷之。則八月太子即位。○放宮女三千餘人。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後掖庭殆將萬人。遂殞其躬而亡其國。今太宗嗣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德之事。遂使後人流之歌詠。見之稱述。不一而足。然司馬通鑑止載簡出宮女。而不言其數。綱目本之唐史。大書于冊。蓋美之也。抑嘗因是思之。放出之數。若是其衆。則其在官掖者。不言可知。未幾正觀二年。又復簡出三千餘人。首尾不三年間。其數幾與晉武相亞。雖太宗盛德固不可少。訾然九月引諸君子合前後考之。又自可以觀世變矣。吁。

幾與晉武相亞。雖太宗盛德固不可少。訾然九月引諸君子合前後考之。又自可以觀世變矣。吁。

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

天子非教射之人。卒伍非進見之士。殿庭非習武之所。

所一舉而三失具矣。故書以譏之。

置弘文館

太宗初政。如日方升。纖翳不作。其清明氣象至今可想。綱目書置弘文館。初無美詞。而分注備載其君臣論治之實。于下。後之欲考太宗之治者。當於是焉。觀之。則得其要領矣。

亥丁

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

議事

諫官隨宰相入閣。有失輒諫。此正觀致治之本也。夫官以諫為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未流矣。本朝王安石嘗欲倣此。既而當國。或有舉其說者。安石則曰。是又益兩參政也。於是遂已。夫安石能言於在下位之時。而不能容於秉大

政之日。其好同惡異之意。蓋見於此。然則諫官入閣。固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行之。則正觀之治。可復見矣。書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其制則出於太宗之意也。豈不美哉。燕郡王李藝

反涇州統軍楊岌討殺之

亂臣賊子。何世無之。太宗在御。猶大明當天。而

李藝敢於稱亂。可謂狂愚之甚矣。夫苟畏罪懼誅。則東身歸命可也。持寸挺以擊泰山。求免得乎。然藝既書反。何以亦書曰殺。曰書討殺。則義已明矣。固非若王君廓殺廬江王者也。命京官五品以

上更宿中書內省

太宗是時切於圖治。汲汲如此。至命京官更宿內省。訪問得失。惟日

不足。雖欲不治得乎。書以美之。宜矣。

六月封德彝卒

封德彝姦佞有餘。既以亡隋。復以誤

唐。若其臣賊詬君。又小人之所不為者。故綱目於其死也。盡削其官。以貶之。固不待他時黜削贈諡而後知其

罪也

# 二年。關內旱饑。赦天下。

春秋。僖二年冬。書不雨。三年春。書不雨。夏。書不雨。每

時而書不雨者。君子謂其有志於民也。文公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又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三時而總書不雨者。君子謂其無志於民也。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卹民隱。每有饑旱。輒書于冊。去夏嘗詔山東賑卹蠲租。今又特降赦令。其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太宗之有志於民。而非特紀其災異也。

## 下書畿內。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分注。載詔自今大

書非大瑞不得表聞。蓋言聽表聞則尚有容之之意。而書不得表聞則有拒之之意。亦以太宗志在抑絕符瑞。是以書之。冬十月。杜淹卒。

封倫佞邪。故削其官。杜淹何以亦在茲選。淹始以詐隱覓

官見諱於隋。又事王世充親近用事。憾如晦而譖殺其兄。他時參預朝政。太宗嘗以事隋不忠詰之。貴重於朝。得無可紀。唐史謂其亡隋白名。獲譏當世。其終身大殺節如此。綱目之意固有在矣。不然豈無故而黜之哉。殺瀛州刺史盧祖尚。

事不避難。臣之節也。盧祖尚受命鎮撫交趾。謝而復悔。堅以疾辭。甚

失人臣之義。然太宗命斬於朝堂。則罪不至此。亦太甚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 三年。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祕

## 書監參預朝政。

綱目。書以房杜為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而分注。載其論治之要于下。蓋以

太宗治道之所以盛者。亦諸賢輔贊彌縫之力。此固綱目紀述之深意也。後之君子。儻欲推求正觀之盛者。當於太宗君臣論治之際。反覆觀之。必有得於言意之間矣。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

宮

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漢祖之

未聞尊父之禮。故上皇徙居大安宮。綱目以自徙為文。

而太宗尊奉推崇之典。缺然無見。不然將書曰帝奉上

皇徙居大安宮矣。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正觀

豈不深可惜哉。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正觀

群才森列如馬周之比。未為乏人。觀周立朝建明。當時

固號剴切。然經國遠猷。致君堯舜之道。亦未多見。而太

宗一觀條陳之略。用之惟恐弗及。好賢如此。天下烏

有遺才。治道烏有不進者哉。書之于冊。蓋美之也。冬。

十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自昔人君

往往賜以金帛。今李大亮密表獻鷹之事。而綱目書以

荀悅漢紀賜之。夫漢紀乃一史籍之微者耳。而特書于

冊。則見太宗之厲其臣。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

義而不以利也。豈不休哉。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

總管。統諸軍討突厥。漢武帝以復讎之義從事征伐

奴書之。蓋是時匈奴自武帝即位以來。未嘗先犯漢。故

庚寅

四年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許之

名不正則言不順。烏有為帝王之尊。而可從夷狄之稱

者哉。夫北狄在漢為單于。在唐為可汗。彼固酋虜之稱

也。儻以中國之主而稱之。則是舉四海之內皆狄耳。辱

莫大焉。綱目上書四夷請帝為天可汗。其責固不在我。下書許之。其責始有所歸。此亦六月修洛陽宮。太宗初平洛陽。毀隋宮殿。今乃反更修之。然一聞張元素之諫。隨即罷役。今綱目乃直書于冊。若真已修洛陽宮。然者何

哉。考之唐史。是年六月乙卯。發卒治洛陽宮。而不開有  
罷役之命。然則已經營繕明矣。况太宗奮辭以拒元素。  
則其志已有在。書法如此。初非過也。敕百司。詔敕有未便者。皆執奏。  
嗚呼。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自後世人君。有吝於改過  
者。則曰業已授之。不可改也。自後世人臣。有喜於為佞  
者。則曰此詔旨也。不可違也。夫使理有不當。則業雖已  
授。改之何傷。事有未是。則雖出於詔旨。違之何害。惟夫  
人君吝於改過。人臣喜於為佞。則天下之事。明知其非  
而冒理行之。必至於蠹政害民。而後已。此則古今之通  
患也。善哉。太宗能有見于此。是以惟理之從。不拘已見。  
凡未便之事。雖詔敕已行。皆許執奏。是豈不足以彰無  
我之德哉。書之于冊。此大有年。甚哉。治世之難逢也。  
亦可為後王之法也。入綱目以來。上下一  
千三百六十二年。其間有年之書。凡六見于冊。蕭梁武  
帝之一書。後唐明宗之兩書。皆以分裂之世。無足深取。

若夫海內為一。人物阜康。以大有年書者。獨永平開元  
與是年爾。是豈非治世之難逢哉。蓋嘗因是考之。當太  
宗論治之初。一小人以秦任法律。漢雜霸道之說。中之  
雖行帝行王之對言。簡意足。然非太宗能斷於中。知所  
決擇。其不為儉人所移者。幾希。惟魏徵言之也。明惟太  
宗行之也。力是以帝王之治。仁義之效。不旋踵而見於  
四年之間。而太宗又能歸功於勸行仁義之臣。遂使正  
觀之治。振古有光。夫豈無自而然哉。後之有志當世者。  
苟能以太宗之心。行太宗之治。則太宗之效。將復見於  
當日。而大有年之書。亦將復見於方冊之間矣。孰謂帝  
王之治果難行哉。噫。

卯辛  
五年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僧道不拜父母。乃師他人而拜之。此

正孔子所謂悖禮者。詔令致拜。宜矣。然曷若詔諸州  
不罷沙汰於其初乎。比而觀之。義自見矣。

刻削京觀。加土為墳。

天地以好生為德。而自古戰爭殺人者。往往築為京觀。可謂不

仁之甚矣。刻而墳之。不惟澤及朽骨。亦

可少示戢武之意也。書以美之。宜矣。以金帛賜突

厥贖男女八萬口。

○秋八月遣使詣高麗葬隋

戰士

既贖陷虜之人。又葬戰亡之士。迭音于冊。亦可殺嘉矣。使帝能堅守此心。又豈有遼東之伐乎。

大理丞張蘊古

前書殺盧祖尚。此書殺張蘊古。其為盛德之累。不亦多乎。然祖尚猶有辭

難之罪。若蘊古則當官執法。守正不阿。可賞而不可殺者。其失尤為甚也。惜哉。

六年群臣請封禪。不許。

羣臣之請封禪。不過諛佞以悅其君而已。觀太宗始

馬拒之之詞。可謂明白洞達。而請猶不止。獨魏徵以為不可。然則房玄齡王珪諸人。皆在致請之列矣。直筆書

之亦可。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

盛治之世。其施為舉措。自

與庸主不同。雖宴遊之中。亦有可觀。如綱目所書太宗丹霄殿之宴。自他人視之。不過樂飲而已。然一時君臣

談笑之間。無非明良相與告戒之意。則坐朝聽治之際。又可知矣。觀者要當以是察之。

七年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虞書眚災肆赦。初未嘗有赦死罪之文。既書死

囚。則是罪已應死矣。無故赦之。毋乃不可乎。書法如此。固綱目之所不予也。

十二月帝奉

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事有不美而美在其中者。如太宗宴丹霄殿之類是也。亦有至

美而不美在其中者。如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之類是也。丹霄之宴前固已論之矣。未央置酒之義。可得聞乎。

夫人主一日萬幾。若責以昏定晨省之禮。朝夕娛侍之樂。誠有未易然者。至於以時侍奉。如五日一朝之類。獨

不可舉而行之乎。太宗自正位以來。至於終上皇之身。未聞有所謂奉親之樂。孝養之事。獨此一書于冊。則夫武德九年之後。正觀九年之前。首尾十載。所謂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者。僅有是耳。中間徒聞欲幸九成宮避暑。而上皇留於暑中。見諸馬周之疏。而亦不聞為之少尼。其行。後雖欲營大明宮為上皇清暑之所。然亦不果。居之。臣故因置酒未央之事。而知太宗之簡於事親。正所謂至美之中。有不美存者。此也。我朝孝宗皇帝恭奉上皇垂三十載。孝養之誠。始終如一。七日一朝。有加無已。是豈唐之太宗所可同日語哉。尊謚曰孝。真無愧矣。然則君子觀綱目所書太宗置酒之事。安得不於我孝宗而三歎三詠。賜太子庶子于志

寧孔穎達等金帛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書賜太子

庶子金帛。文無美詞。然足知其輔導太子之實。書削工部尚書階。文無貶詞。然足知其作為濫巧之實。此亦觀

綱目之法也

吐谷渾寇涼州。以李靖為大總管帥諸

軍討之

王者不勤遠略。若無故舉兵。則為黷武。今此上書吐谷渾寇涼州。而下書李靖帥軍討之。

曰寇則罪在夷狄。曰討則有詞可執。用兵若此。得其正矣。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聘鄭氏為

充華。既而罷之

自改過不吝。見於仲氏之美。成湯而後。知人君以改過為大德。自匡救其

惡。見於孔子之述事君。而後知人臣以匡救為至忠。太宗聘鄭氏為充華。不知其已受聘也。魏徵上表論諫。帝遽大驚自責。若太宗可謂能改過不吝。若魏徵可謂能匡救其惡者矣。以房齡之賢。猶希意奏陳。非徵深探本情。非太宗屈已從諫。何以能免其失。綱目特書既而罷之。與漢明帝永平三年書大起北宮。既而罷之同意。皆美之也。



# 十一年作飛山宮

飛山宮之制不可得聞然以其名觀之侈可知矣書之于冊是亦日月之一

月之一

##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

正觀六年嘗書以長樂公主嫁長孫

冲矣。然是時下嫁之禮猶未明也。至是分注具載是後公主始行婦禮之說。則弊俗自此始革矣。夫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豈以天子之女而決壞尊卑之防哉。自漢以來。制為尚主之法。於是夫屈於婦。陰凌於陽。其失甚矣。有太宗以為之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珪以為之舅。於是乎能不屈於婦。君臣相遇。自我作古。此亦治世之美事也。持書南平公主嫁王敬直。而不曰王敬直尚南平公主。書法之意明矣。詔議封禪禮。夫豈過予之哉。詔議封禪禮。封禪非古也。自呂政行人主遂以是為盛典。人臣遂以是為美談。其有卓然不感。知其非禮者。蓋亦鮮矣。昔光武始拒群臣之請。詞旨

甚嚴。然未幾復為讖緯所移。今太宗始亦堅却其說。至是所守亦不能固。雖他時終於不行。要之非確有定力。終始不回者也。書詔議封禪禮。則大駕。秋七月。穀洛雖未東。已知其志嚮之所在矣。惜哉。

## 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一武氏之禍。其端甚微。而

變異之慘。昭乎甚著。是秋洛水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永徽五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一月而水入寢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恒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千女子之禍。在太宗時。水沴既作於方。入宮之初。在高宗時。水沴復作於已。入宮之後。夫水為陰象。證應若此。太宗既不能知於其始。高宗又不克寤於其終。唐室之亂。所以遂至於不可救藥者。誰實尸之。然則綱目書穀洛溢於武氏為才人之先。書萬年宮大水恒州大水於武氏為昭儀之後。其為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後之溺

愛社席者。久十月。獵洛陽苑。

太宗以英武之姿。削平海內。如反諸掌。才

有餘而德不足。故常有技癢之意。不能自已。由是每每

馳騁田獵。以泄其殺伐之雄心。此獵後苑。獵洛陽苑。所

以屢見於綱目之所書也。使其嘗經挫衄。以武氏為

如漢高。積苦兵間。如光武。則無是失矣。才人。網目非大事。不書。武氏一女子。才人。一宮嬪。初何

才人。足道而特筆書之者。一以志唐室禍亂之本。一以

證高宗聚麀之實。而太宗溺意女色之失。亦固在其中矣。

十三年。詔停襲封刺史。有堯舜之君。必有皋益稷

與。有湯武之君。必有伊陟。且望之臣。而後唐虞之治可

興。世變不古。若宰道。撥天下無復善治。其來久矣。孟氏

有使民不饑不寒之政。而齊梁之君。不足與言王道。文

帝有愛民如赤子之心。而絳灌諸臣。無輔行仁政之德。

當餽與歎。抱道不遇。其不相偶也如此。太宗在唐。問世

將起。真可謂千載一遇之主矣。撫周官而慨想。思王政

之復行。臨御未久。詔議封建。在廷之臣。譁而非之。曾無

一人敢當其責者。是豈三代之治。必三代之君。而後可

行耶。因陋就簡。趣辦目前。姑以苟媮一時之便。不翅足

矣。何必復古經制。乃為盛治。此固唐初諸臣之陋習也。

亥巳

綱目發明

十

今太宗雖有其志。而諸臣方且力沮其說。有其君而無其臣。是猶心腹獨運而手足不隨。則雖有坦然之法。猶將墮於悠緬。况望其取數千百年已墜之典。講明而力行之哉。固無恠其終於不行也。綱目書詔議封建於前。書世襲刺史於後。書詔停襲封於終。筆削若此。亦徒以重君子之嘆而已。必有卓然不惑之君。輔以傑然王佐之臣。則太宗之志復明於千載之下矣。吁。突厥結社率作亂。伏誅莫嚴於禁衛而異類得以參錯乎其間。此固作亂之本也。綱目書如九成宮突厥結社率作亂。可以為不分族類者之戒矣。

子庚

十四年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

以文觀之。取一國而郡其地。誠盛舉也。以理觀之。利人土地。奪而有之。義安在哉。魏徵之諫。非不明白。而太宗不從者。好大之心蔽之也。綱目於前書擊於後書滅。則高昌無罪可討。唐人強暴不義。義皆見矣。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三十九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四十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四十

布衣臣尹起莘上進

辛丑

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自漢祖誤聽

昏匈奴後世遂以為常而不之耻。然是時中國甫定。瘡未瘳。冒頓方強。邊陲屢警。漢祖素不修文學。不知禮義之所自出。故婁敬得入其說。以為一時權宜之舉。今太宗聰明冠古。動以帝王為法。况乎中國方強。四夷歛衽聽命之不暇。大非漢初之比。胡為反襲其跡而不知耻哉。自是而後。遂為唐家故事。不可復止。是皆失於詒謀之不善也。綱目於漢止書遣婁敬往結和親。則見其有不得已之意。於唐直書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則見其權出於已。得已而已。而不已之意。其罪唐為可知矣。惜哉。

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

事 志寧奪喪處職而苦塊自若。則是未嘗免喪也。故書起復志寧而不書志寧起復。則罪太宗之意為多。而罪志寧之意為少。然志寧既知其非禮。曷若堅辭不就。則免君子之譏矣。

十六年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

漢武帝誤用公羊復讎之說而窮征伐。王安石誤用國服取民之說而行青苗。知好古而不能用古。其弊必至於此。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歎歲之粟如金。樂歲之粟如土。人之情見有餘則必不顧惜。見不足則必裁約。况乎志欲無涯。苟非有以樽節而限制之。則亦何所不至。賢如太宗。乃過愛其子。至詔有司用物勿為限制。此則誤用周官世子不會之說也。彼承乾者。德性非良。一承此旨。是納之於奢侈縱慾之域耳。夫六典之書具可用於後世者尚多。太宗未能舉行一二。乃獨取其不會之說以陷乃子於過惡之地。此則不善用聖經之過也。綱目於此特以久。十月。郢公詔太子書之。言詔則責有所歸矣。惜哉。

宇文士及卒 其官。今士及乃獨書爵。何耶。士及之倭

太宗亦既知之。乃不能斥而遠之。故綱目於其卒也。反書其爵以著太宗不能去倭之失。此正古人所謂惡惡不能去者。夫豈以是予士及哉。綱目之微詞。與義如此。要在觀者深考而默察之。則得矣。

十七年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

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人臣無將。將則

必誅。况太子有父之親。尤非它臣之比。既書謀反。則無所逃罪。廢之何疑。若魏王泰既不書其罪而亦貶之。何也。上書廢太子。下書貶泰。則泰為窺伺覬覦明矣。况十四年書幸魏王泰。第十六年書泰上括地志。則駸駸已

有奪嫡之漸。太宗於此。雖能割愛斷恩。然曷若於初而謹之哉。惟合綱目前後觀之。則太宗之失亦固在其中矣。

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

三品。唐之官制定於太宗。而亦紊於太宗。且唐因隋制。以三省官長為宰相。其名固已不正。然猶有可稱

謂者。至於他官參議朝政。參知政事。又益變矣。若夫同中書門下三品之稱。果何義哉。考之唐志。蓋以僕射為

尚書之長。兼同侍中。中書令。故謂之三品。所謂同三品者。乃如此。其後或不稱同中書門下。而正稱同三品。或

稱仍同三品。稱謂日益差舛。且官品自九至一。今宰相乃反同三品。毋乃淆亂不倫乎。孔子謂名不正則言不

順。其極至於民無所措手足。必欲官得其正。當自正宰相之名始。然後萬務可得而理。綱目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失可知矣。安得董正治。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官之君。悉舉而正之哉。噫。

昏。十六年書許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則是已許其昏。約言在我矣。今又書其來納幣。則在彼未嘗失禮。乃

無故絕之。此何義哉。匹夫尚不可無信。况為四海之主。而可失信於夷狄乎。比而觀之。失自見矣。陪魏

徵碑。小碑之事。先儒論之詳矣。綱目書之。不言其故。則譏太宗為可知。雖然。太宗從諫之美。非出於中心

之誠。特以好名之故。矯揉行之。或面雖悅從而心實不樂。如須殺田舍翁之類。積怒已非一日。猶投種地。有

待而發。故身沒未幾。譖訴遽行。此其所以輕於仆碑。略無留難者也。觀者又當以是思之。房玄齡

等上高祖今上實錄。史官紀載善惡為萬世勸戒。不可預也。綱目書玄齡上今上實錄。則大臣不能以義正

君。史官失其所職。而太宗好名自私。其失皆在中矣。

十八年。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以張

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

綱目於

自將擊高麗而於太宗則書詔親征高麗夫自將之與親征其實則同而義則殊絕蓋隋煬有瑕之可指而又高麗是時高麗無罪可討今太宗不惟無瑕可指而又高麗有罪當誅此固書法不同之意也雖然高麗誠有罪矣然區區遠夷不過命一二猛將統兵伐之足矣豈必重勞萬乘而與之角哉然則親征之書雖足見師出有名之意又以見太宗親行之失

十九年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太宗遼東之行非特為高麗之行

逆命蘇文之弑君其實欲騁所長以夸天下而已况其少時親見隋煬之事固已技癢於中必思所以勝之故因蘇文之罪假以親征耳不然帝於突厥吐渾高昌等國皆遣將平之何獨於高麗而必欲親征哉惟其蔽於

二十年殺刑部尚書張亮

按唐史叙亮私說相貌識緯及養假子五百人

好勝之心是以利害是非之實皆不能見如李道宗乘虛取平壤之策高延壽移兵烏骨城之請皆不能聽此正魏相所謂驕兵貪兵者也然則太宗是行遠與隋煬爭勝近與臣下爭功必欲獨勝當世入皆莫及而不料小醜之能抗也綱目於此書安市城不下而特以帝攻冠於其上則見是城乃帝所自攻而非他人之責矣好勝不止自取挫

殺侍中劉洎

嗚呼是非天下之至理

也哉劉洎之死出於太宗一時之忿他時洎子誣訴褚遂良之譖先儒既為之辨明至高宗欲雪其冤樂彥韋以為若雪洎罪則彰先帝用刑不當之失其事遂寢是意蓋欲掩覆太宗濫殺之過耳然綱目於此書殺書爵亦不以其掩覆之故而遂曲為之隱然則是非天下之至理萬世之公論果可以厚誣也哉

二十年殺刑部尚書張亮

稱其死有餘責。今綱目乃書殺書官，何耶？夫亮延納妖人，妄論禍福，罪固有之。至於假子之事，乃出於告者之口。前史亦不能闕實其罪，故分注皆削而不錄。况亮身處刑曹，非有兵權在手，一言詿誤，遽陷極刑，且亮既不服其辜，而李道裕又言反形未具，姑從輕典可也。殺之過矣，宜乎書法之所不予也。

### 生日罷宴樂

以文觀之，生日念劬勞而罷宴樂，誠美事也。以實推之，太宗自遼左之伐，不得志而回，凡所施為，往往有不自聊賴之意，故劉洎、張亮皆以小故被戮，而敕勒請吏之事，布告海內，亦欲以此遺諸胷中，而終不能釋然也。是以鬱鬱至此，夫武定亂略，文致太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論功較德，直與古帝王並驅爭先，而晚節末路，反有不滿之懷，由其銳於好勝，無理義以養其心故耳。豈不深可惜哉！雖然，太宗以生日罷宴樂，而後世子孫乃以生日侈宴樂，寧不有媿於祖武，書之于冊，其得失優劣，又可觀矣。吁！

### 十二月帝

未丁

### 二十一年八月詔停封禪

天下之事，惟見理之明者，卓然不惑，則守之定而決之堅。至於一出焉，一入焉，自以為是，而復以為非，自以為不可，而復以為可。凡若此類，皆非見理之明者也。太宗封禪之事，自六年群臣有請之後，至是凡七書于冊，其欲行也，以臣民之請，其欲止也，以事變所奪。初亦嘗以其非禮而已之也，惟太宗不能決然斷其非禮，是以若子及孫遂舉而行之。豈非詒謀詔後，無一定之說，故其流弊必至於此者乎？書詔停封禪，惜哉！

申戊

### 二十二年五月遣右衛長史王玄策使天竺因

### 襲擊之執其王以歸

誠可誅，以綱目觀之，天竺攻劫使者，罪

使有指，乃擅襲人之國，又執其王以歸，則非義矣。王者不勤遠略，務廣德而不務廣土，烏可恃強凌弱以生事



邀功於絕域哉。書使天竺。書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因襲擊。書執以歸。皆罪之也。隋以疑似而殺李渾。然卒無益於事。此太宗之所親見也。不以爲戒而反襲其跡。則亦同歸於亂耳。夫賊在宮中。反乃求之遠外。果何謂耶。書殺書爵。亦徒以重濫殺之禍而已。君羨之死。可哀也哉。

二十三年。改官名犯先帝諱者。太宗名世民。今天下不連言者勿避。是以其臣如李世勣。虞世南之類。皆不復改易。至是始令避之。亦可謂有近古之風矣。自世俗諂諛成風。遂至舊諱嫌名稍涉。疑似者皆缺不用。由是忌諱繁多。名實混亂。胡不觀諸綱目所書李世勣之類。而體做之乎。

高宗皇帝永徽元年。詔衡山公主侯喪畢成昏。

昏禮未有不在從吉之後者。何必特書于冊。所以志有司之失著禮制之變耳。綱目凡昏如常事不書。其見於特書者。皆有得失存乎其間。觀者不可不察也。

以褚遂良爲同州刺史。遂良受遺輔政。固當正身格君。豈容買地以自汙。然顧命大臣。非有大過。豈宜輕於譴逐。坐是左遷。亦旣爲之兆矣。

遂良尚可知。進而不知退乎。冬十一月。詔獻鷹隼犬馬者罪之。是時高宗初政清明。故其施設如此。夫罷獻鷹犬。已爲盛德。况又從而罪之乎。書法若是。蓋予之也。

三年。冬十一月。濮王泰卒。前代宗親有疑似之迹者。率皆不得良死。濮王泰乃窺伺儲位之人。此正夫人所當致其察者。故前書開府置僚屬。而此書其卒。正以著其始終無他。于以見

三年。冬十一月。濮王泰卒。前代宗親有疑似之迹者。率皆不得良死。濮王泰乃窺伺儲位之人。此正夫人所當致其察者。故前書開府置僚屬。而此書其卒。正以著其始終無他。于以見

開府置僚屬。而此書其卒。正以著其始終無他。于以見

高宗友愛保全之意耳。亦豈無故而書之哉。

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

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

南

遺愛元景恪同以反誅而所書不同何也遺愛謀奉

南荆王固非出於荆王首謀若恪則又長孫無忌惡而

濫殺之耳故特書遂殺者明其因遺愛之反而

遂因事以殺之也不然輕重是否幾於無別矣

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正觀十一年書

以武氏為才人距太宗之終十有三年則武蓋十三年  
在宮中侍太宗矣當高宗為太子入侍之時見而悅之  
已有無父淫蒸之意若以春秋誅心之法論之其去楊  
廣僅一間耳時移地改浸浸忘之一旦忽見可欲此心

勃然而生蓋其不善之念猶投種於地有待而發而終

不能改也夫人之異乎禽獸者以有禮義耳衛公子頑

通乎君母詩人疾之以為鶉鵲之不若漢史載諸王淫

亂之事謂其為鳥獸行內亂今武氏久侍太宗而高宗

納之後宮立為昭儀未幾遂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縱使

無亂唐之事亦不可見於宗廟臨于民上矣衛有鶉鵲

之亂遂為狄人所滅唐有聚麀之亂子孫殲滅幾盡自

古滌汙內亂之事未有不亡國敗家者綱目持以太宗

才人武氏書之則高宗上丞父妾夏閏四月帝在萬  
罪曉然矣求免禍亂之作得乎  
年宮夜大水武氏入宮水沴隨之然太宗時洛溢在  
先固未易以致察至高宗時水變在後  
不出越月之間而又溢入寢殿則其應曉然明矣彼昏  
不知懵不加察尚可與之言乎綱目上書武氏為昭儀  
下書帝在萬年宮夜大水其大稔是時君德浸昏何以  
為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宗遺澤所及乎。自是而後。牝雞司晨。無復善治。天下日  
 益多事矣。不書有年而書大稔。遂與東魏同科。蓋亦予  
 之而不盡予者。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

也。其旨微矣。匹夫無故而人予之十金。則必愕然而恠。懣然而懼。非  
 惡十金之獲也。無因至前。是固夫人之所疑也。長孫無  
 忌身為大臣。一旦天子無故挾寵姬以臨其家。而又賜  
 以重賄。餽以高爵。是雖甚愚之人。亦必知其有所為而  
 為之矣。況高宗明以皇后無子為言。是其意嚮曉然可  
 知。為無忌者。亟當反其所賜。力辭不受。且叩頭避席。泣  
 告其君。若曰。臣以庸虛。猥承先帝拔擢。受遺輔政。幸賴  
 陛下聖明。中外人安。若臣若可少寬微責。今承聖問。特  
 以中官無子為言。切惟先帝臨終。屬臣以佳兒佳婦。玉  
 音在耳。弗敢忘也。陛下臨御于今五載。子孫千億。福祚  
 未艾。中官雖曰無子。要為母儀天下。況皇太子忠已正  
 位。東宮三年矣。臣非不知聖意所在。誠恐它時毋以見

先帝於地下。願賜臣骸骨。屏歸田里。恩賜雖榮。萬死不  
 敢祗受。敢乞復歸內帑。如此。則非惟高宗知無忌之意  
 不可回。而昭儀異日亦無所歸怨矣。不是之思。乃對以  
 它語。撫機不發。自蹈禍機。故綱目於此。書以無忌子二  
 人為朝散大夫。而不言其故。則見無忌濫受無名之賞。  
 深為可鄙。此固書法之意也。嗚呼。無忌此機既失。他時  
 黔州之禍尚誰咎哉。吁

六年九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

前書以無忌子為大夫。其責在

無忌。此書貶遂良為都督。其責在高宗。遂良前日左遷  
 同州。不書貶黜。今此特書貶者。明其無罪見貶。以重高  
 宗之惡耳。高宗無故欲廢其后而立先君之妾。又以無  
 罪而黜顧命大臣。一舉而三失具矣。尚可與之有為哉。  
 吁。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

皇后

王后之廢不以罪書。是無故見廢也。武氏之立前已書太宗才人。則此不必再書。已知其為先君之

妻矣。然則王后之死何以不書。高宗昏於衽席。動不由已。故武氏一聞泣對之言。殺之如斃犬豕。綱目遂不復

書于冊者。正以著高宗愚闇之失。雖宮闈之內其故后為人所殺。亦且不得而知。此則綱目不書之意也。嗚呼。

高宗至是。雖有心腹耳目已不得而自用矣。哀哉。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

知政事

前書李義府為中書侍郎。未見其附會之跡。至此上書廢王后立武氏。下書義府參知政

事。則雖不必考之分注。已知其主廢立之謀矣。事有不待貶黜而惡自見者。此類是也。

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

為皇太子

武氏既立。則其子不但為諸王而遂已。故雖太子忠已正儲極廢之有若反掌。此所

以不書廢太子。而書以太子忠為梁王也。嗚呼。高宗憫王后之憂閉一言而速其死。今又不能子其子。則亦寄

生焉耳。可哀也哉。

二年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

宣王晚朝。姜氏請愆。唐高祖溺愛衽席。荒怠

已甚。是時李義府當國。承望孽后之意。請隔日視事。蓋欲使之得以專意房帷之樂也。高宗失德固不足責。直

筆書之。姑以著遣天竺方士歸國

高宗專意房帷。正欲得長生之樂。何

為銳於罷遣方士。若是之明決哉。武氏意在恣肆。固非欲其君久於享國。觀之晚年帝苦頭重之時。武氏怒絕

醫者之語。則可見矣。然則斥遣方士。高宗蓋得之中肯也。事雖若美而意則非是。此綱目所以書於隔日視事

之下。以洛陽宮為東都

此武氏志也。武氏忌王蕭之死不居京師。故高

宗崇飾別都以處之此固綱目書法之意也

三年春正月詔行新禮

禮之所重者父子君臣之分夫婦男女之別閨門內

外之防而已高宗妻父之妾武氏淫穢官闈三綱已紊而乃詔行新禮又以許李損益其間謬可知矣直筆書

之蓋譏之也

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刺史李義

府為普州刺史

李義府以貪冒見黜胡不書以罪貶蓋寵而用之者高宗之私也杜正倫

無罪亦例書貶何哉正倫前朝舊德不耻與小人同列又以私意忿爭不能斥言其姦是亦義府之流耳混而

書之夫豈過哉

四年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

此三人者不以故官

書之亦貶之乎曰非也正以著高宗不道既已立削其官又從而殺之耳書法如此甚其惡也

五年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自永徽五年書立武氏為

昭儀次年正位中閨至是六七年間政事施設大率皆為武氏而發故夫柳奭逐緣王后也爵無忌子誘阿

附也。用李義府從表請也。貶黜遂良。因廷爭也。廢太子忠。欲立弘也。贈武士護。崇后父也。貶王義方。庇義府也。

隔日視事。專房帷也。貶責來韓。沮宸妃也。崇飾東都。從武志也。專用敬宗。賞主謀也。竄殺無忌。追宿怨也。改氏

族志。升武姓也。黜逐于高。怒中立也。駕如并州。宴后戚也。凡若此類。其見於綱目。所書者不一而足。今又使之

參決政事。則是牝雞之晨。固不待他年。廢立而後見。高宗至是。太阿已去手矣。書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謂之

初令。則是高宗命之也。然則唐室之禍。非武氏能禍之也。高宗自禍之耳。悲夫。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四十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四十一

布衣臣尹起莘上進

二年。颶海總管蘇海政矯殺興昔亡可汗

興昔亡可

汗遠在邊徼之外。海政矯詔殺之。得書于冊以著其罪者。聽達於上也。王后蕭妃近在官闈之內。武氏專擅殺之。不書于冊若無所聞者。蒙蔽之甚也。比而觀之。其義見矣。

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名流

舊州

義府弄權罔上。何以不書有罪。高宗崇信姦回。使之怙寵至是其責亦有所分矣。是以書法如

此

癸亥

壬戌

麟德元年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罷

梁王忠賜死

哀哉上官儀之死也彼昏不知烏可與之有言哉京房諄諄開悟元帝言非不

明聽非不諭然姦賊未去身已不保昏懦之君大抵若此綱目書殺書爵蓋亦哀之而已夫豈樂予之哉

乾封元年春正月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至亳

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

上書過曲阜祠孔子足見尊師重道之意

然贈以三公之官則是臣之也禮安在哉况下書尊老君為太上元元皇帝其輕重不倫若此故綱目於贈太師則削而不書蓋為先聖諱之爾事有若羨而實不美者此類是也雖然吾先聖豈以是為輕重哉 皇后殺其從兄惟良 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武氏不道勦殺其族如獵狐兔亦何有於李氏

哉故特書皇后殺其從兄以惡之

總章二年冬十一月李勣卒

武氏之立決於李勣之一言遂至滅唐注

纓貽禍甚慘綱目於廢立之際雖已載之分注而勣之罪竟未有以見也故於其死盡削其官以罪之爾或曰高宗之時大臣書卒罕有具其官者如竇德元劉祥道之類蓋可見矣曰是不然勣故前朝功臣初非德元祥道道之比姑以太宗朝觀之自正觀四年書蔡公杜如晦卒至二十三年書衛公李靖卒其間書卒者凡十有四人未有不書其爵者又以高宗朝觀之其書前朝舊臣之卒者如北平公張行成鄂公尉遲敬德愛州刺史褚遂良亦未有不書其官者何獨於勣而削之哉勣在兩朝論其勳業殆與衛公鄂公諸人等今綱目獨削其官遂至與隋楊素同科素有廢立儲君之罪勣有廢立中間之罪故其書法若一是皆深貶而誅之也不然以勣

庚午

之公勤勲績  
可少訾哉

咸亨元年。敕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

太子國儲副君。

當以儒學端良之士與之游處。今乃以夷狄醜類居之。其輕國本甚矣。高宗昏庸失德。方且倚重中宮。謂可付

託他日至欲使之攝政。則其不顧厥子固其宜也。書敕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繆可知矣。閏月。皇

后以早請避位不許。

君治陽后治陰理也。天以早告。此人君之事爾。后何預而請避

位哉。且其久位中間避將何之。直書于冊不惟見武氏愚弄其夫之罪。亦以見昏君甘受其侮之惡。

二年。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皇太

子。太子弘之卒。人皆以為天后醜之。綱目何不以后醜太子弘殺之為文。高宗蔽於孽后。昏然無知。故綱

乙亥

戊寅

目直書太子弘薨。以著高宗愚蔽之失。而武氏醜毒之禍亦固在其中矣。嗚呼。莫親於父子。莫重於儲極。其死且莫能明之。他何望哉。噫。

儀鳳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於光順門。

春秋魯莊公時。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榘。書享齊侯于祝。又書姜氏如齊師。蓋其進之以漸。所以甚其惡也。綱

目之於武氏。既書皇后決百官奏事。又書后稱天后。又書后表便宜。至是又書四夷百官朝天后。則其愈進愈

盛。幾於無君者矣。覆霜堅冰。可畏如此。特書屢書。誠千古之龜鑑也。

永隆元年。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

子。弘賢皆武氏所出。弘既醜死。賢又廢黜。殘忍一至於此。蓋凶悍之性。乃其所素有者。故始焉扼殺其女。以

庚辰



陷王后而終焉廢殺二子以逞其欲婦人陰險可畏未  
有若是之甚者書廢不書罪高宗雖素所鍾愛欲宥之  
而不可則亦具位  
焉爾可勝嘆哉

開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高宗

柔懦不君而牽於愛慾故其所為大率皆類婦人女子  
然而宴之設特為武氏而已儻止宴百官則武氏無  
預必宴及命婦則武氏預矣此固當  
時之意也而亦綱目書法之意也

永淳元年春二月立孫重照為皇太孫高宗制

雖愛子且不能保又何有於乃孫哉他時重照不得良  
死蓋原於此况既有太子又立太孫固無謂也書之于  
冊亦譏  
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並中

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宰相之稱至是愈益

殆與奔走小臣無異其何  
以經邦論道師長百僚乎

弘道元年崔知温卒綱目於人臣之卒或爵或不爵

亦足以見當時朝廷之盛衰姑以唐言之高祖朝二人  
杜伏威書吳王實威不書爵太宗朝十有六人其不書  
爵者杜淹裴寂封倫三人而已岑文本不書爵而書代  
者之爵至高宗朝亦有十六人而書爵者五於五人之

中其三則前朝舊臣張行成尉遲敬德褚遂良是也若  
高宗所用之人獨張文瓘裴行儉而已何太宗朝書爵  
者如是之多而高宗朝如是之少耶夫武氏制朝大臣  
具位凡陳力就列者初無功績之可紀故綱目於其卒

也皆削其官以貶之爾不然綱目何獨厚於房杜王魏  
諸公而獨惡於姜恪閻立本來常崔知温輩哉觀者試

# 中宗皇帝嗣聖元年

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

昔范公祖禹修通鑑。分職唐史。著為唐鑑一書。取法春秋。黜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而通鑑則本之唐史。列武氏于本紀。即以光宅紀元。自後盡用武氏之號。令綱目止以嗣聖紀年。終武氏世。是雖與范氏相出入。要亦求其是而已。夫中宗國之正統。武氏無故廢之。甚至革命易姓。無異莽操所為。然天下猶唐之天下。武氏安得而絕之。綱目繫嗣聖而黜光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使後世賊亂之徒。無以自立於天下。爾或曰。呂后制朝。何不繫惠帝之年。曰。惠帝既沒。因無年之可紀。况呂后又取他人子名為惠帝子而立之。故綱目但以兩行分注。紀呂氏之年。已足見其非正統之意。固不得與中宗尚在者為比。而得以繫嗣聖之號也。

## 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

裴炎白太后而謀廢

立然。綱目止歸惡太后者。何也。武氏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已非一日。縱使裴炎不為此謀。中宗亦必無久安之理。故綱目深探本情。直書太后而不及裴炎者。亦所以原其實也。太后以劉仁軌為

## 西京留守

是時中宗既廢。雖立豫王。其實國政初無

所預。故每事必揭太后于上。明天下事制於太后也。然不黜之者。社稷猶繫乎唐。而武氏猶為唐之太后故也。至他日革命。則非矣。綱目亦豈輕於絕人哉。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

## 又遷于均州。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

## 將軍李孝逸擊之。

廢君天下之大惡。人神之所同憤。天下有能討之者。討之可也。敬業

為是舉兵其名正矣。然曷不書討。敬業等本以失職。怨望非真有討亂之心。故書爵。書起兵。姑即此以正武氏之罪。而非以是予敬業也。使其果能以太后殺侍中與復為心。奮不顧身。則必以討書之矣。

**裴炎** 裴炎首發廢君之禍。蓋正其誅。然李敬業取而書殺書爵者。武氏殺之故也。

**潤州李孝逸擊殺之** 敬業既以興復為詞。自宜直指河洛。而乃妄希王氣。故綱目先書取潤州以定其罪。繼書擊殺以正其死也。雖然。敬業是時已追削官爵。復姓徐氏。故唐史及通鑑皆以徐敬業稱之。今綱目止書李敬業者。李勣受姓於唐。武氏廢君之賊。不得而易之也。綱目之立法如此。孰謂其徒史而已乎。

**二年** 太后垂拱元年。春正月。帝在均州。昔季氏逐其君。春秋每歲必書。公所

在。今武氏既廢中宗。然綱目猶書帝者。不予武氏之廢也。每歲必書帝之所在者。本春秋之法也。或曰。前已書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矣。今此所謂帝者。得非豫王耶。曰。非也。何以知之。以下書歸政豫王旦知之也。夫書法之嚴本諸春秋。固已明白。至於書帝所在。太后或恐疑為豫王。故不得不為之辨。以告後之君子。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一僧一寺主。何必書之。所以著武氏之惡爾。

**三年** 太后歸政于豫王旦。尋復稱制。前已書立是豫王已為帝矣。故唐史及通鑑皆以皇帝稱之。然綱目止書豫王旦者。不予武氏之偽立也。不然。每歲既書帝之所在。而又以豫王為帝。則名實亂而無別矣。

**四年** 冬十一月。太后流李孝逸於儋州。孝逸附會賊后。

為之鷹犬。破李敬業而安武氏。可討太后之忠臣。唐室之姦賊也。奏功不賞。尋亦自及。蓋天假手極之以為後世助桀者之戒爾。昔呂氏命灌嬰擊齊嬰。乃與齊連和待變。呂氏遂誅。使孝逸而能為此。擁三十萬之眾。抗表請還政天子。徐俟復辟。而後罷兵。則武氏豈終能禍唐哉。不是之思。遂亦不免。故綱目不書其官。以見貶之之意。其竄死也宜矣。

五年秋八月。琅邪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

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唐史載冲等討亂死之。而通鑑止直叙其事。故

褒貶之義不明。今綱目書舉兵興復不克而死。既予其興復。又予其死節。則其義昭然明白。夫武氏亂唐。人神共憤。冲等身為宗室。儻皆坐視弗恤。後世必謂秦無人。如其舉義不克。則同死社稷。豈不猶勝於坐受屠戮者乎。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守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書法若此。固不以成敗論人。亦所以為忠臣勸也。

七年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

為皇嗣。改姓武氏。

武氏之亂。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然綱目亦因其漸而書之。以見不

輕絕人之意。蓋自高宗時。書初令皇后決事。書百官四夷朝。天后至廢立以後。書大殺唐宗室。書除唐宗室屬籍。書殺澤王許王。南安王等。極矣。然猶以太后書之。未遽黜也。至是改國號周。自稱皇帝。以豫王為皇嗣。改姓武氏。於是始加斥絕。不稱太后。止書武氏。所謂誅以王法。廢之為庶人者也。夫天下唐之天下。武氏為唐妾婦。遂乃革命稱尊。滅唐社稷。綱目自是書周書武氏。蓋絕之於唐。明其不得為李氏婦。而中睿亦不得而母之爾。

嗚呼。女禍之慘。未有若是之甚者。綱目書之。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矣。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

十年。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綱目褒貶予奪。立法甚嚴。固非

他史之比。至於亂世之事。亦不盡略。如王莽之紛紜。制

作。武氏之淫名越號。皆書于冊。一以見紀實之意。一以

著姦偽之迹也。

東漢鄧

十二年。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

后臨朝。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四十一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四十二

布衣臣尹起莘上進

十四年。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

喬知之族誅而

綱目止以殺書者。何哉。知之溺一愛妾。遂至淪陷。其族故綱目末減偽周之罪。蓋怒周所以惡喬也。其旨微矣。

周來俊臣伏誅。

武氏殺人多矣。獨俊臣死得其罪。故以伏誅書之。雖然。是時監察御史李

昭德與俊臣同死。綱目何以略而不書。曰。武氏亂唐。大

夫士稍知愛重者。必有以自處其身。奚至駢首受戮。故

綱目於武氏殺戮之事。或書或不書。其書之者。所以著

武氏之惡。其不書者。所以示不滿時人之意。此固書法

十五年春三月帝還東都

網目之於褒貶。有坦然明白者。有微詞奧義。寓

於其中者。武氏未改國號以前。凡用人皆書太后。自改號後。皆書周。然去年秋。仁傑同平章事。獨不書周。何也。蓋廬陵之歸。自仁傑為相之後。從容進說。切而不迫。卒能感悟武氏。遂有復還唐社稷之意。故網目於此。先書以仁傑平章事。不繫之周。則明其本志為唐。非武氏得而臣之。繼書帝還東都。序於其下。則見復唐之績。原於仁傑為相之後。此其微詞奧義。寓於其中。要在後人深求而得之者也。不然。仁傑它時進用。皆書曰周。何獨於此而不書周哉。

十七年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

婁師德之卒。網目以周納

言書之。雖具其官。然固不免為周之臣也。狄仁傑之卒。書爵書謚。而不繫之周。則仁傑雖事武氏。固唐之臣爾。

夫武氏廢唐。人神共憤。仁傑蒙耻奮忠。每以母子之說。感悟武氏。武氏亦信重其說而從之。紆徐不迫。卒復唐緒。故網目於此。特筆起義。以著仁傑始終為唐之意。為天下後世不忘本朝者之勸也。雖然。仁傑不繫之周。是矣。胡為亦不繫之唐哉。曰。是時武氏雖僭位號。然天下實唐之天下。故不必繫之唐而已。知其為唐。此又網目書法之意也。或曰。武氏殺賢士大夫多矣。奚獨於仁傑信重若此。曰。狄公一念在唐。發於精誠。惓惓懷懼。其所以為武氏言者。不出諸此。故武氏亦以誠相感。初非有奇謀異說。行乎其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不誠無物。至誠未有不動者。其狄公之謂。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武氏自六年十一月始用周正。改十一年為正月。十從其說。每歲十一月書於歲首。以為正月。繼書臘月。一月。然綱目止用夏正紀月。初未嘗為之改易。今此雖書

周復以正月為歲首。其實歲首固已自用正月。不待是年而後復。凡此皆斥絕武氏。不予其改易唐家之正朔也。然則曷為書周。曰。書周所以著其廢唐之罪。明其自絕於唐爾。若紀年則用嗣聖。而正朔止用唐舊。此則綱目自立義例。取法春秋之義。不以其私自改作而遂從之者也。故曰綱目之為綱目。非君子莫能修之。

### 神龍元年。遷太后於上陽宮。號曰則天大聖皇

帝。網目自七年改國號周之後。不書太后。止書武氏。明其得罪於唐宗廟。故黜而絕之。廢為庶人。是以上書姓氏爾。今此上書張東之等討武氏之亂。而下書遷太后。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夫所謂太后者。即武氏也。既討其亂。又尊其號。可乎。綱目於此。深恨唐室諸臣不能舉正其罪而黜之。故備載胡氏之言於下。以明武氏當廢之罪爾。况皇帝者有天下之稱。烏可加之於已廢之婦人乎。直筆書之。其義見矣。可勝歎哉。可勝惜哉。復

### 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春秋襄十四年書衛

侯出奔。二十五年書衛侯入于夷儀。當其失國之時。皆書其爵。至二十六年。書衛侯衍復歸于衛。迨其復國之後。反書其名。蓋衛侯在外。十有二年。而德弗加進。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是以春秋深貶而名之爾。夫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疾。疾。今中宗橫罹廢酷。二十餘年。困心衡慮。多於衛侯淹恤之日。反位未幾。故態復作。果何為哉。况其嗣位之初。止以韋元正之故。貽禍擯黜。今縱念不到此。亦獨不思母氏亂唐。不過出於女禍。則夫懲創前失。尤當裁抑女寵。於動心忍性之餘。胡可反聽牝雞之晨。復蹈亂亡之轍者哉。昔太甲顛覆厥厥。度。伊尹放之于桐。三年。自怨自艾。亂仁遷義。卒能復辟。為賢德之君。中宗幽廢。不為不久。而其狂愚之惡。曾弗之改。故綱目於韋氏之立。既書曰復。而於上洛王之贈。則特揭后父書之。所以著其困而弗韋。雖得復國。猶非

其國也。嗚呼。觀綱目所書中宗初政。若此。真所謂以武下愚不移之性者矣。廢於母。弑於妻。又誰咎哉。

**三思為司空** 武氏亂唐。亘古無有。五王不能誅除禍根。誠為失策。然中宗獨不念幽囚之辱。

乎。既登九五。掃除元惡。如恐弗及。夫何復位未幾。乃反信而用之。是亦無人心矣。故綱目書以武三思為司空。

專罪中宗而未暇責及五王者。端五月。遷周廟主於本澄源之論。首惡必有所歸也。

**西京仍避其諱** 武氏廢唐宗廟。中宗僅能復之。今乃復崇武氏。果何謂哉。故綱目既

書遷周廟主。又書皇后表請改易制度。從之。昏庸仍避其諱。以惡之。

雖身罹禍敗。亦弗知戒。如中宗之寵韋廢人。是已。况望其遠鑒前世乎。書皇后表請改易制度。從之。惡可知矣。

**上御樓觀潑寒胡戲** 中宗失德。初無足道。然亂亡之蹟。不容盡泯。此觀潑寒胡

戲之類。所以皆書于冊。為世鑒也。

**二年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武氏雖曰亂唐。

然大權在已。政出于一。故能控制四海。踰二十年。今中宗以陽德居尊。胡為反。縱女謁。甚至下令特令公主開

府置官屬。書之于冊。不惟遠愧乃祖。亦且近媿乃母矣。制僧慧範道士史崇

**恩並加五品階** 夫所謂僧道士者。果何物哉。就其本法言之。清虛寂滅者也。而乃加以品

秩。不惟王法之所不容。是亦彼法之所惡者。大置負書之于冊。豈不深可為笑。而適足以為戒哉。

**外官** 前書公主置官屬。此書大置殺處士韋月將。負外官。亂政若此。不亡得乎。

**以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宋璟為貝州刺史。** 廬陵不道。



無足論者。然綱目上書殺處士韋月將。下書以尹思正  
宋璟為刺史。又以著二人因諫見貶。爾彼其淫刑濫殺。  
既戮言者。又逐諫臣。未幾身弒。統絕。敬暉。桓彥範。張  
其為後王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 東之。袁恕已。崔玄暉。為武三思所殺。

入綱目以  
來。淫刑濫

殺固亦多矣。未有書某人為某人所殺者。今五王之死  
所書乃爾。何哉。武氏亂唐。人神共怒。敬暉等并謀協智  
不遺餘力。僅能反正。復辟。方是之時。儻能深明大義。數  
武氏滅唐。社稷之罪。廢而絕之。然後取其黨與族類。必  
殺無赦。盡磔而尸。諸市。聲其大惡。布告中外。庶幾上  
祖宗在天之靈。下釋四海臣民之憤。若弗暇也。夫何謀  
之不滅。僅能誅二張等輩。而禍本亂根。反置不問。遂使  
餘燼復張。迄至受制賊手。駢首屠戮。不啻如机上肉。故  
綱目於此不書武三思殺敬暉等。而書暉等。自為三思所  
殺。變文起義。若曰。三思非能殺暉等。暉等自為三思所

殺。爾書法如此。所以痛恨諸人不知大義。失於處斷。以  
至此極。是以深為歎惜之也。然則三思獨無貶乎。曰。傾  
覆社稷之黨。迷國亂朝之賊。濁穢官  
闈之徒。其惡猶待貶絕而後見乎。

### 景龍元年春正月復崇恩廟

武氏為李氏婦而滅  
唐宗廟。惟恐不及。中

宗為唐子孫。而復武氏廟。亦惟恐不及。據事直書。義自  
見矣。雖然。逐我者出。納我者死。此衛子鮮之所以議衛  
衎者也。中宗廢於武氏。擯斥幾死。而崇之。獎之恩意。有  
加。復於五王。而貶之。殺之不啻仇敵。勸沮若此。其及宜  
矣。非不幸也。  
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

### 訓兵潰而死

天子在上。太子無故稱兵。何不以反書  
之。三思崇訓。濁亂官闈。罪惡貫盈。將危

社稷。重俊不忍憤憤之心起而戮之。故綱目書起兵書  
誅。所以正三思崇訓之罪。爾若夫兵潰而死。天固不使

中宗得有  
其子也

申戊

### 二年安樂公主適武延秀

不書以安樂公主適武延秀而直書曰安樂公

主適延秀者言以則出於上命不言以則公主自適之也。夫延秀乃崇訓之弟。公主先適崇訓則於延秀為嫂氏。今崇訓誅死未幾公主悅延秀而適之。則是知有男女而不知有嫂叔。是亦匹鳥之不若爾。書法如此。既已著安樂淫奔之醜。又以病中宗不父之惡也。

庚庚

### 四年五月宴近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中宗自復位以來于今六

載。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略無一善可紀。故夫信聽晨牝則女禍復作。尊寵三思則武氏再振。貶黜譙王則愛子不保。竄殺五王則功臣受禍。擢用方士則妖人得志。崇獎僧道則異端恣橫。公主開府則女謁盛行。負外置官

則爵位濫冗。殺戮諫士則忠言路絕。斜封拜官則賂賂紛紜。甚至書召近臣守歲。書觀宮女。拔河。書觀燈於市里。若猶未也。書御黎園。書幸隆慶池。書宴近臣。極矣。餅中進毒身且不保。天醜其為禍出不測。固其理之必至者。觀綱目先後所書則中宗之禍成其自取。初無足恤。向非太宗德澤在人未泯。則唐之滅亡必矣。夫其所以極情淫逸者不過欲取樂而已。而不知禍機伏於其中。然後知古之帝王兢兢業業不邇聲色者非惡逸樂而好憂勤也。中外莫安。社稷鞏固。所謂莫大之樂蓋自憂勤中得之。豈必恣情極意而後為樂哉。後之有天下國家者。監中宗之所以失體。帝王之所以得。其庶矣乎。

### 六月皇后韋氏進毒弒

帝於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

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

呂氏亂漢平勃討之殄滅無遺故終西漢

世無復女禍。武氏亂唐，五王討之，失賊不誅，故未幾即有韋氏之亂。然則禍根亂本，可不深鋤而痛絕之哉。雖然，中宗之禍，宗楚客、馬秦客、楊均、安樂、公主輩皆與聞乎。故而獨歸惡韋氏，何也？中宗寵信豔妻，淫而不制，楚客輩雖為逆黨，要皆出於韋氏，是以綱目獨書于冊。則見中宗不能防閑帷箔，貽禍日已，而韋氏陰柔浸長，卒肆大逆，所以推原禍始，正其本也。或曰：裴談、張錫、張嘉福、岑羲、崔湜，初不預謀，反書於弒君之下，何也？曰：此正書法之深意，所以誅賊亂之黨，孤元惡爾。此五人者，儻能稍知大義，必不從弒君之賊，而受其職，故不書宗楚客等。所以著根本之所自起，而特書裴談等，所以治黨賊者之罪。立法若此，其為後世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

**為平王**  
分注載封隆基為平王。而綱目不書其封。若隆基之自為平王者，何也。臨淄始焉舉事，不白相

王既誅韋氏，遲回久之，考之前史，蓋自六月庚子至甲辰，首尾五日，必待劉幽求力言始請相。王即位，是以先儒謂臨淄本意，蓋欲自取此，即綱目書法之意也。然則河不以自為平王書之，曰：臨淄削平內難，興復唐室，社稷之不泯，實嘉賴之。故綱目上書臨淄起兵討韋氏，既以著其撥亂之績，故下書隆基為平王，所以恕其自為之罪也。嗚呼！綱目之立法如此，則其急於討亂厚於待人為如何哉！此君子所以有取乎綱目也。此君子所以有樂乎**廢崇恩廟，追廢韋皇后，安樂公主為庶人**，綱目也。

昏亂之世，正邪易位。如武韋輩求得欲從，富貴極矣。然轉眄之間，禍敗已及。屠戮其身，廢黜其號，斲棺暴尸，猶未足以盡其罪也。郎岌、燕欽、融、韋月將諸人，各贈以官，而敬暉等五王追復爵位，公道初無終泯之理。回視向之炎炎者，果安在哉。綱目詳書于冊，**罷斜封官**，是時其為斯世勸戒，豈不昭昭著明也哉。

諸賢進用。政事清明。故其設  
施如此。書之于冊。美可知矣。

### 睿宗皇帝景雲二年復斜封官

睿宗唐之賢主也。觀其恬淡寡

慾。黃屋非心。即位之初。擢用正人。政事修飭。蓋自正觀  
以來。未之有也。然未幾。太平撓政。弊倖復生。於是斜封  
首復。而紀綱漸紊。蓋帝之清簡有餘。而明斷不足。是以  
其弊至於此。爾嗚呼。以睿宗之清淨簡寡。而猶不免此。  
况汨沒於嗜慾者乎。綱目於前。書罷斜封官。於後。書  
復斜封官。則當時治亂得失。輔相賢否。皆可知矣。噫。

### 太極元年

玄宗皇帝  
先天元年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

### 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唐朝傳位於子者四君。然而  
書法則不同。在太宗則直書

太子即位。在肅宗則書太子即位。於靈武。惟睿宗順宗  
書帝傳位於太子。蓋此二君制命在已。出於由衷。而彼

二君則幾於篡矣。此綱目  
所以不得不各書其實也。

### 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玄宗

初政。首書御樓觀燈。殆與中宗無異。何哉。是時睿宗在  
上。猶總大權。而太平變惑其間。玄宗未免曲意奉承。是  
以嬉戲為樂。有此舉爾。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  
直筆書之。亦可歎也。

### 知內侍省事

漢竇憲之誅。鄭眾實預其謀。和帝寵以  
封爵。遂為東都不救之禍。唐太平公主

之誅。高力士亦出入其間。玄宗畀以重任。迄為唐室膏  
肅之疾。其端甚微。其禍甚大。綱目詳而書之。所以著唐  
人禍亂之本。蓋自此始。有以姚元之同三品。人君之  
天下國家者。可不鑒哉。以姚元之同三品。德莫大  
於明。明則其臣不能欺。玄宗欲相姚崇。而張說疾之。既  
彈以趙彥昭。而明皇不納。亦可已矣。又使姜皎曲為之。

說非明皇灼見其姦寧不墮其計中夫如是則群臣何  
所容其欺乎書以姚元之同三品文無羨詞而羨固在  
其中矣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四十二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四十三

布衣臣尹起莘上進

寅甲

二年置左右教坊

玄宗即位至是再葺宗廟之事學  
校之典未聞有所舉行而左右教

坊之置綱目首書于冊則帝之溺意鄭聲固已  
不待晚年而後知其有霓裳羽舞之失矣惜哉以薛訥

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自文武既分而  
後將相之任各

異其選其來已非一日明皇欲擊契丹慮群臣進諫乃  
相薛訥而使之將兵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或曰唐中世  
以後率以平章事為節度使亦宰相之選也夫以平章  
繫銜或大臣出鎮藩方或方鎮跋扈不臣不得已而加  
之君子猶深為之惜况承平無事乃以紫微黃門同  
三品將兵擊契丹果何謂哉據事直書失自見矣二

月朝太史奏日食不應

日食不應。僅可免咎而已。表請賀之。姚崇之諛也。特

書于此。蓋

夏五月罷負外檢校官

興治之世。其精明氣象必有可

觀。玄宗初政。如相姚崇。定官制。汰僧尼。廢酷吏。皆有足取。今又罷負外檢校官。大書于冊。開元之治自此日益

進矣。使其有始有終。常如一。日。豈不為有唐盛德之主哉。八月出宮人

蘇軾有言。操罔罟而

赴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明皇以盛年即位。德信未孚。故民間有采擇女子之言。是未

可以家至戶曉也。一出宮人而訛言自息。所謂止謗莫如自修。明皇蓋得之矣。故書以美之。

三年貶御史大夫宋璟為睦州刺史

御史大夫。風憲之長。

在漢為三公之官。而使之監杖。則非其職矣。又以杖輕而黜之。故書貶書爵而不書其罪。以譏之也。七月

朝日食

日食不應而宰相表賀。則日食而應當表。吊可也。比而觀之。姚崇謫君之罪著矣。九

凡置侍讀官

自帝學不傳。而後君德不古。玄宗讀書無從質問。始置侍讀之官。而又以羸老

充選。書之于冊。雖曰

郴州刺史劉幽求卒

韋氏之亂。幽求

首建大策。太平之逆。又發其姦。玄宗雖慶以相職。未幾即遭貶黜。略無少恕之意。何哉。當臨淄討亂之時。意蓋

在於自取。幽求既不諭此。而又力請相王早正大位。玄宗是時蓋已深憾於中。是以輕於譴逐。略不念其有功。

當時之人。既不能知帝意所在。而後來贊唐史者。止謂恨其待之太薄而已。綱目推求其實。故於幽求之卒。特

揭郴州刺史書之。以見斥逐遠外之意。不然。當時刺史徧天下。何獨於幽求而卒之哉。

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長孫昕

玄宗初政清明。深惡戚里撓權。

丙辰

乙卯

之弊。故長孫所犯。隨即戮之。可謂公正之至。然所罪不至死。若等其輕重。貶竄足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 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帝行幸東都

春秋文公十三年

年書世室屋壞。左氏以為書不恭。公穀以為譏不修誠。以有國之君莫重於宗廟。而至於圯壞。則其怠慢為如何哉。玄宗之時。太廟室壞。此莫大之變也。彼姚崇者。素以諂君為事。日食不應。則表賀。鼎銘偶合。則表賀。既有以盡其君之心矣。今玄宗當此大變。乃欲行幸。始焉問之。宋璟蘇頲二人對以三年之制未終。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其說甚正。使崇亦能以此意告之。猶或可以少警其君。今乃以壞與行會為言。則是逢君之惡。而遷就其說以合之也。誣罔甚矣。故綱目於此書太廟四室壞於上。書行幸東都於下。則見玄宗不終禮制。不畏天戒。不敬宗廟。輕事遊幸。一舉而四失皆具。而唐人簡於宗廟。不以時加葺治之罪。又自見矣。吁。

### 九月復

### 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

開創

之君有典。則以垂後。清明之世。無詭秘之私情。太宗令諫官史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治致太平。自高宗昏庸失德。此制遂泯。令宋璟輔政。首復舊規。雖未能盡如貞觀之盛。亦庶幾焉耳。大書于冊。蓋美之也。

### 六年夏四月。敕度鄭銑郭仙舟為道士。

書敕度鄭銑郭

仙舟為道士。以文觀之。似若崇尚異端者。而不知二人從宦于時。獻詩見志。乃溺於虛無之學。故玄宗特以是黜之。與太宗之聽蕭瑀出。始加賦以給官俸。官俸當家無異。亦可以警流俗矣。給則官給之可也。若官中歲計不足。則當量入為出。會計而均通之。足矣。今崔沔乃請於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則是公家有給俸之名。而其實出於他人。爾取他人之物。以示已恩。固不若不給之為愈。然則書始加賦以給

申庚

戌壬

官俸豈不深為可  
戒而適足為笑哉

八年朔方大使王峻誘殺突厥降戶僕固勻磨

誘殺之非前已論之詳矣書大  
使而誘殺突厥降戶尤可耻也

十年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春秋襄  
十八年

諸侯伐齊從齊師齊有寺人風沙衛者連大車塞隧而  
殿齊臣殖綽郭最謂之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寺  
人殿師若未甚害而齊人遽謂辱國誠以刀鋸之餘不  
過供戶庭洒掃之役若與聞軍政則是國為無人此殖  
綽郭最所以深惡之也嗚呼諸侯且爾况天子乎唐之  
玄宗削平內難興復唐室厲精為治幾致太平可謂盛  
天子矣然寵任宦者遂為亡國之本有如安南之亂豈  
無將臣可遣而必以內臣為之是以綱目於此特書內

侍以志其失其為夙沙衛也大矣然則以內臣而總王  
師勝負皆辱何待他時魚朝恩吐突承瑊田令孜之徒  
而後知其辱軍政哉

十一年冬始置長從宿衛

府兵唐之良法也然久  
而不能無弊要當舉其

偏而補之足矣不是之思乃輕於變法果何意哉綱目  
前書始募兵充宿衛此書始置長從宿衛始之一詞所  
以志變法之端使後人得以推  
者焉耳任是責者豈非張說乎

十三年秋九月禁奏祥瑞

是時玄宗政事猶為精  
明故一時所書如選名

臣為刺史禁酷吏子孫更集仙殿為集賢及禁奏祥瑞  
之類班班見於直筆者皆有足取使其始終若此豈不  
為盛德封泰山前書群臣請封禪蓋專罪群臣之諛  
之君哉封泰山耳此書封泰山文無貶詞亦足見出

丑乙

亥癸



於玄宗之本心安而行之者也。是時張說首倡諛議。使宋璟當國。必無是舉。故君子以其時及其事觀之。又可

以知宰相之賢否矣。**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一相。乃下侵

銓選之事。何哉。故特**大有年**。自太宗貞觀四年。書大

書親決試判。以譏之。大有年。有之後。高宗朝嘗書大

稔矣。祖孫相望。至是又書大有。于時玄宗留意政事。侈

心未動。故其治效如此。通鑑是年止述米斗賤糶之數。

綱目特筆以著其美。夫以玄宗尚能致是人主觀之。可不

自彊於善也哉。

**十四年。岐王範卒。贈謚惠文太子。**

太子不當贈謚。先儒亦既論之矣。然範乃玄宗之弟。而又是時官為太子太傅。顧以太子謚之。其顛錯不倫。一至於此。書之于冊。尤可笑也。

**十七年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

以下之

廣吏負之衆。而明經進士歲止百人。則取士之塗隘可知矣。揚揚之言。非不明白。玄宗雖是其說。然亦未聞有所施行。直書于冊。其失自見。孰謂唐得人為盛哉。

**秋八月。以帝生日為千**

**秋節**

自唐玄宗以生日為千秋節。其後遂踵為故事。內自朝廷。外及郡邑。張樂設宴。號為聖節。而不

知貪官虐吏。並緣為姦。於是措斂民財。彊奪橫取。蔬果魚肉之屬。自市井以及村落。均受其害。宴席未設。而吏卒之家。醉醲飽鮮。已厭飫斯民之膏血矣。甚至拘平民子女。以為妓。否則漁取得利。而後止。名為臣子尊君。而其實為漁利之階。號為祝延聖壽。而其實為斂怨之府。號啼咨嗟。赴愬無所。推剝烹殺。暴殄尤甚。以是而欲增延。睿筭。吾誰欺。欺天乎。然承襲已久。雖仁人君子。蹙頞不忍。亦未敢發一言。以及之者。蓋其為名甚尊。稍涉擬

庚午

議則人得以不敬君父之罪加之矣。必有英明果決之君。卓然知其為民之害。出於由衷。奮發剛斷。罷而去之。法太宗劬勞之念。不為宴樂。雖聖節之名。不廢而漁蠹之患。斯泯。不奪於流俗之見。不搖於諛臣之請。則其愛民及物之實德。增益福祚。豈不既多矣乎。不然。拜表一通。望闕稱賀。亦足見臣子尊君敬上之意。豈必張大宴設。而後為敬哉。况是禮不出於盛帝明王。而出於漸不克終之君。自我作古。不為玄宗。而為太宗。豈不甚盛甚美。綱目於此。特書以帝生日為千秋節。蓋亦志作備之始也。仁是責者。豈非張說源乾耀輩乎。惜哉。

十八年二月初令百官選勝行樂。書曰。儆戒無虞。又曰。無教逸欲有邦。當是之時。君戒其臣。以夙夜出納。惟允。臣戒其君。以一日二日萬幾。夫以雍熙盛際。至治之極。君臣相與告戒者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開元之時。雖曰民物阜康。然猶未及唐虞之盛。而驕怠之萌。已駸駸乎不可遏。其不克終之漸。蓋已形見於此。書初令百官選勝行樂。則玄宗後汰自滿之意。為如何哉。治道雖欲加進。尚可得乎。

辛未

十九年三月置太公廟。西晉惠帝之時。諸王府置亂之未已。玄宗喜事邊功。當四方寧謐之際。乃無故置太公廟於兩京諸州間。而又致祭如先聖禮。然則兵戈之兆。蓋自此始矣。抑嘗考唐志。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廟。以古名將為十哲配享。而不言其人。至上元元年。始著十哲之名。而居其首者。乃白起耳。起在戰國。屠殺之多。見於史冊。所載其可考之數。凡七八十萬人。唐自太公置廟之後。西北二邊用兵不已。南詔之敗。至於喪師二十萬眾。未幾逆胡犯闕。四海分崩。流為藩鎮之禍。生民屠戮。幾盡。極而至于五代。然後已。其害豈不甚慘。綱目書置太公廟。所以志右武好兵之始爾。天下兵禍。何

西晉惠帝之時。諸王府置亂之未已。玄宗喜事邊功。當四方寧謐之際。乃無故置太公廟於兩京諸州間。而又致祭如先聖禮。然則兵戈之兆。蓋自此始矣。抑嘗考唐志。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廟。以古名將為十哲配享。而不言其人。至上元元年。始著十哲之名。而居其首者。乃白起耳。起在戰國。屠殺之多。見於史冊。所載其可考之數。凡七八十萬人。唐自太公置廟之後。西北二邊用兵不已。南詔之敗。至於喪師二十萬眾。未幾逆胡犯闕。四海分崩。流為藩鎮之禍。生民屠戮。幾盡。極而至于五代。然後已。其害豈不甚慘。綱目書置太公廟。所以志右武好兵之始爾。天下兵禍。何

時而弭乎

### 二十一年三月裴光庭卒

人臣之卒書爵不書爵前已論之詳矣玄宗之

世大臣卒者凡十一人而書爵者八盧懷慎王仁皎劉子元姚崇宋璟蘇頌張嘉貞九齡是已其不書爵者三光庭仙客林甫是已以是觀之可以知其選也夫光庭比之仙客林甫則有間而比之姚宋諸人則不侔矣况又用循資格賢愚同滯有如當時之議者乎不書其官非過貶也

### 蕭嵩韓休罷

賢用

去佞人主之能事也然所用者未必賢所去者未必佞則亦以主德不明不能察之耳夫苟知之則必能審所擇矣異哉明皇之用人乎明知韓休之忠直且有吾用休為社稷之語然自三月相之十月而罷則是所用才至歷十九年自古人君用人未若玄宗之異者即綱目

之所書考歲月之久近其義曉然見矣

### 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

### 九齡同平章事

書蕭嵩韓休罷既見忠佞之無別書起復張九齡又見使臣不以禮夫于

志寧起復為東宮官屬且猶不可况宰相師表四海者乎綱目於二人同為平章事而兩言之者書之重詞之復所以深譏之耳若九齡不能終制之失則亦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 以楊慎矜知太

### 府出納

前書宇文融為勸農使為九河使雖志在興利然其名猶正也至是書楊慎矜知太

納則好貨之心著矣故特筆以志之

### 二十二年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

所謂方士

者蓋方外之士也而張果又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為侍中則其視後世官爵為何物哉嘗怪世之好異者於浮

屠之死則言寂滅於方士之死則言尸解要之不免於死則其為欺誕可知矣况堯時固未聞有所謂侍中之官使果為之更歷虞夏商周之世何略無所聞耶以秦皇漢武窮幽極遠汎海求之于時方士交騫於天下顧不能羅而致之是何耶書以方士為銀青大夫則明皇惑於神怪此徒誑世取寵皆具見矣况未幾而遂死乎

二十三年春正月帝耕籍田御樓酺宴

前書令百官行

樂此書御樓酺宴則玄宗之志立是為益荒矣吁

三月張瑄張琇殺殿中

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救杖殺之

禮有復讎之文然絲既殛死禹

乃嗣與者不敢廢至公也前開元十九年冬綱目於張審素之死書殺書爵則死非其罪明矣瑄琇幼穉既能

復父之讎是其志亦可嘉况二子繫表於斧言父冤狀則當時盍與辯明是否使審素果以冤死則二子豈容誅殛如其不然是以王法為讎更相報復而已不可赦也今不此之思乃止斷以相讎之說果何謂哉故綱目特揭以復父讎書之者蓋予之也而曲直當否之別亦判然矣二子之死可哀也哉

咸宜公主實封千戶

皇女而實封加至千戶非清明盛世之事也故書以譏之

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

壽王玄宗第十八子也冊諸王妃未有書而此書之

者志其始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

奚契丹敗績

祿山既有敗軍之罪按法行辟可也而撓法赦之何哉書敗績而不書誅失可知

矣。又况他日亂天。增宗廟邊豆數。加母黨服。夫禮

下乎。故書以志之。制。不可損亦不可增。昔程頤子嘗力辯加禮之一字。今

邊豆之薦有常數而增之。母黨之服有定制而加之。皆

非禮也。苟其合禮。則綱目固不以增與加書之矣。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

牛仙客爵隴西縣公。如仙客止能修其職業而寵

異已。至於此。故綱目書賜爵而不書其有功。則可以知其失矣。况未幾又使之相乎。裴耀卿張

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

客同三品。觀九齡罷相與林甫兼中書令之書。文無

甫。佞邪九齡。正直即人品而知之也。况又分注詳載其

事於下乎。雖然。玄宗進退大臣。其得失固可見矣。至於

官制名稱。尤有可得而論者。夫以丞相名官。蓋輔政大

臣也。今耀卿九齡既罷政事。乃以為左右丞相。然則所

謂左右丞相者。特無用之冗員爾。名稱不正。莫甚於此。

故綱目因事書之。以見唐人官制之失於宰相為尤甚

也。二十五五年。春正月置玄學博士。前十七年書明

人。今此年二月書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是蓋狹其

塗。嚴其制。以沮止之。僅免廢罷云爾。至所謂玄學者。前

丑丁

二十五五年。春正月置玄學博士

前十七年書明經進士歲限百

未之聞。乃特置博士官。又令每歲依明經舉。夏四月

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自古

非大無道之君。未有輕殺諫臣者。玄宗何為乃爾。蓋其

驕矜已甚。其視諫臣猶雀鼠之微。是以輕於殺之。又况

巳卯

仙客之相出已私意深欲掩蓋覆匿子諒忽觸其實故怒不可解必寘之死地而後已書殺監察御史周子諒也。然其貽後王鑒顧不明哉。廢太子瑛鄂王瑤光

### 王琚而殺之

隋文用楊素而廢太子勇然猶未至殺之也。玄宗用林甫而黜太子瑛。又併瑤

琚殺之。然皆無罪可書其惡甚矣。天理既滅。何以國乎。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

### 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

宋璟在玄宗朝第一流人物也。故書官書爵書蓋以

表之。此亦可以觀綱目褒貶之筆矣。

### 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追謚先聖以王爵。正南向之坐而被

王者之服。其禮正矣。然亦有說焉。是時既尊太公。又尊老君。盛儀交舉。至於吾先聖則不可以闕然也。是以禮

巳辛

典如此。書之于冊。識者可以觀矣。

### 二十九年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

國將興聽於人將亡

聽於神。自古清明之世。未聞有神異之事。惟衰亂之世。則有之。亦猶大明麗書。則百恠咸伏。暮夜晦冥。則群慝交作耳。玄宗誕謾荒忽。既夢老君之像。遣使求之。正使無有。則使者亦必附會來上。此固無可疑者。綱目書得而不言。其所以得譏之明矣。妖由人興。未幾遂有田同秀寶符之事。紛紛見於史冊。夫豈無自然而然哉。

### 天寶元年以盧絢嚴挺之為負外詹事

古人關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非好為是多事也。所以通上下之情。絕壅蔽之患耳。盧絢嚴挺之。近在目前。無疾而謂之有疾。由林甫蔽其聰明也。故夫負外詹事。不必書而特書之者。所以著林甫之欺。為後世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之戒爾。

午壬

居人上者可不鑒諸

### 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凡鬼神奇怪之事稍有識者耻言之惟巫覡託此以誑愚俗為罔利之資耳

玄宗既夢得像又以寶符而上尊號又尊先天太皇又祀九宮貴神至是又聞空中神語可謂倘恍之極精爽既失不亂得乎直筆書之可媿甚矣

### 秋七月冊壽王

### 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

冊壽王妃楊氏至

是又冊韋氏則楊氏為壽王之偶已非一日明皇奪而有之則亂三綱絕滅天理不可立於人上矣夫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釋者謂伋妻自齊以來未至於衛而宣公為臺以待其至是時國人猶且惡之烏有十年子婦而可奪之為已有耶綱目直書其惡甚矣不遂為秋所滅豈非幸歟

### 冬安祿山奏

亥丁

### 立李靖李勣廟

英衛唐之名臣使見祿山則必唾去惟恐或後烏有反從求食之理

其為誣罔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祿山所以敢肆其欺者亦以玄宗自為妖恠倘恍之說故乘而譎之耳綱目特書奏立奏在祿山而聽在玄宗蓋亦交貶之也

### 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

### 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世之治也昆蟲草木皆得其生世之亂也公卿大夫

不得其死觀綱目所書自柳勣杜有鄰以至李邕王琚李適之等皆當時薦紳不免無罪見殺則民之無告而死者又可知矣古人亂邦不居無道則隱蓋為此也雖然明皇蔽於林甫雖愛子猶且不免况大夫士乎

### 天下嫁母服三載

自武韋增加母服屢見譏於君子然婦人自崇其黨無足言者今玄

宗乃無故令天下嫁母服二載。果何謂哉。夫嫁母於義已絕。猶增重如此。則逮事之母。當如何耶。此於理不通。而不可以彊推者。是不獨知母而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清選以之兼職。可謂非其倫矣。直筆書之。亦足貽千古之笑也。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自林甫是十有二年。凡見於綱目所書者。初無一善可紀。而玄宗方且倚之為股肱心膂。若何而不亡哉。書以天下歲貢。賜林甫。蓋前此所無也。使林甫而果賢者。其可以貨取乎。

###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四十三

###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四十四

布衣臣尹起莘上進

子戊

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五月。群臣上尊號。○賜安祿山鐵券。○以楊釗判度支。○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改會昌縣曰昭應。無道之世。其政事施設無非乖舛。然沒而不書。則無以見其亂亡之由。姑以是歲觀之。書高力士為驃騎。則見其尊用宦者。書群臣上尊號。則見其淫侈自居。書賜安祿山鐵券。則見其寵信胡雛。書楊釗判度支。則見其任小人而窮聚斂。書貴妃姊為國夫人。則見其寵女謁而輕名器。書改會昌縣曰昭應。



則見其信妖人而事神恠。夫以一歲之間略無一善可書。則餘歲從可知也。故凡易治而亂。轉安而危。是豈一朝一夕之積。玄宗自恃太平。委政林甫。養成天下之亂。一敗塗地。其禍至于唐亡而未已。綱目特書屢書。蓋亦有不獲已焉耳。蓋亦有不容已焉耳。

八載春二月帝帥群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聚財

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玄宗非甚昏愒者。然見貨賄而悅。非特有愧於不殖貨利之君。亦獨不思何自而得乎。書帥群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是國以利為利。而不以義為利也。雖欲不亡。胡可得乎。五月停折

衝府上下魚書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古人蒐苗狝狩。寓兵於農。所以當無事而為有事

之防也。府兵太宗之善制。子孫不能修弊補廢。振而起之。一變於張說。而其制大壞。至是無兵可父。况曠騎之

法又變。是舉天下之大無一人以將之也。書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其為弛備。不亦甚乎。六月加

聖祖及諸帝后號謚加謚之非。論者多矣。然唐史及通鑑皆備載之。至綱目一

切削去。止書廟號。獨高祖書神堯。太宗書文武。玄宗書明皇而已。此固綱目筆削之深意。不以無謂之浮名。淆

亂於方冊。羣臣請加尊號唐人至無謂者莫甚於

之間者也。羣臣請加尊號唐人之事。然前史猶

載其所上之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運皇帝。至綱目止書群臣請加尊號。而不著其詞者。正以淫名

無實。故特削之耳。或者顧謂綱目之於通鑑。失之節略。豈不過哉。自後加尊號者皆倣此。

九載二月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嗚呼。菲飲

乎鬼神。所以為禹。自朝至于日中。具不遑暇食。所以為文王。古聖人非固嗇於自奉也。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

適口。豈必重為侈靡而暴殄天物哉。明皇以一口腹之微。至於水陸珍羞列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而

又置使以領之。自以為能享玉食之奉也。未幾逆胡反。叛出次咸陽。距宮闕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僅有民

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又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當是之時。回視前日珍羞

果安在哉。乃知古人不求侈靡。所以長有其有。明皇過求侈靡。遂至不能保其所有。綱目特書以姚思藝為檢

校進食使。蓋前所未有。而明皇窮極奢侈。專意口腹之欲。則亦不言自見矣。欲免糲飯之乞得乎。冬十

月得妙寶真符。唐興至是已百餘載。使老氏果有元之間。而獨見之。天寶末年乎。書得

妙寶真符。其誣罔妖妄尤可耻也。制追復張易之

兄弟官爵。易之濁亂宮闈。不啻墻茨之醜。既行誅削。付之。不問可也。今乃下制復其官爵。則是

自彰乃祖之惡耳。直筆書之。可媿甚矣。

十載秋八月武庫火。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是時祿山兼領三鎮。已蓄異志。武庫

之火。安知非祿山為之。不然。何以直書火而不言其故乎。安祿山討契丹大敗

玄宗銳志吞滅四夷。然以綱目觀之。鮮于討南詔而敗。仙芝擊大食而敗。祿山討契丹而敗。則是初未嘗有寸

功也。夫以三敗計之。士卒死者十四五萬眾。驅無罪之民死於鋒鏑。以至於此。猶欲喜事邊功。而不已乎。詳而

書之。其禍著矣。

十一載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鉞伏誅。林甫屢起大獄。死者不可勝數。而王鉞之罪。乃反為之辯解。何哉。彼其

窮聚斂以毒民。任私意以專殺。因事而死。蓋亦天殛之

耳。故特書伏誅。以其正罪。冬十一月李林甫卒。林甫窮凶極惡。亦足以盡其罪乎。曰。未也。林甫迷國誤朝。養成天寶之亂。法當誅死。然綱目特書其卒者。所以著明皇護養茲回。使之獲保首領。死於牖下之失。爾。削官豈足以盡之哉。噫。

十二載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玄宗信

至十九年之久。使其移此以用。宋璟韓休張九齡亦何不可之有。當其在位。既任以腹心。迨其死也。乃始加誅責。何哉。且夫林甫之罪。死有餘辜。若誣以謀反。則亦非其實矣。故書削爵剖棺而不書其罪。反以譏之也。

十三載三月安祿山歸范陽。邊將入朝還鎮。乃常

逆之者。志其反。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他時書日食多矣。至

於不盡如鉤。往往見之分注之中。而此時揭書之者。所以著明皇昏蔽之極。天下將亂之漸。為後鑒也。

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祿山

三鎮則許之。求燕群牧則許之。今又請以蕃將代漢將。則叛逆明矣。而明皇亦竟許之。豈天固欲使之肆逆為昏亂者之戒耶。不然。何迷謬冬十月帝如華清宮。前

之甚也。據事直書其失。自見。冬十月帝如華清宮。前也。而乃恬然不寤。何哉。綱目上書祿山表請獻馬。下書帝如華清宮。若玄宗者。亦可謂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矣。哀哉。十一月安祿山

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與治同道罔不

不亡。玄宗英明之君。固嘗厲精政事。幾致太平矣。爰自開元之末。侈心一動。喜佞樂諛。黜九齡而用林甫。於是

塞言路。殺諫臣。與大獄。事邊功窮。聚斂。縱奢侈。溺聲色。恣遊逸。事神怪。凡亡國敗家之事。靡一不舉。重以陳希烈。揚國忠之徒。交煽其禍。天下雖欲不亂。不可得也。向使祿山不反。則是荒淫之君。可以長享福祚。而姦邪誤國之徒。亦可以長保無虞矣。上天降罰。變起漁陽。四海分崩。兩京覆沒。凡前日媒亂之人。駢首受戮。影絕跡滅。然後。知治忽所繫。毫杪不差。而小人得志。未有不反。其初者。綱目於祿山之反。書之甚輕。則見為反已久。略無留難之意。至於玄宗討賊之事。則書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用見武備之弛。至募市人為兵。其為後王監。豈不深切。制太子監國。天下之事多沮壞於婦人。著明也哉。祖欲立秦王為太子。又欲使之居洛陽。皆以宮嬪之言而止。玄宗欲傳位太子。亦以楊氏之請。遂寢其事。惟睿宗遜位。不沮於太平公主之說。蓋高祖於宮嬪。玄宗於楊氏。是其所私者。而睿宗於太平。是其所親者。是以從

否不同耳。彼婦人女子。初無見識。止徇目前。自非剛明不惑。鮮有不為其所移者。向使高祖玄宗。曾中卓有定見。則安有隱巢之亂。靈武之立哉。綱目書制太子監國。而分注載銜士請命之事。識者可以觀矣。殺高

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祿山以百戰驍勇乘銳歟

起而玄宗乃以庸人當之。其敗必矣。綱目前書常清武卒敗績。次書仙芝退保潼關。則二人不為無罪。然玄宗特因宦者誣訴而殺之。非其罪也。是時大盜颶馳。唐室勢甚累卵。固當澡雪精神。改紀其政。猶恐弗及。而乃任用讒誣。昏蔽益甚。自作天奪其魄。使之大壞。極弊為後王鑒。何以一至是哉。二人書殺而不書官。固可見矣。

十五載

肅宗皇帝

賊將史思明

陷常山

顏杲卿

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

杲卿死節忠烈顯著。書之宜矣。然表履謙亦同。

罵賊而死。何以不書。履謙始為迎賊。賴果卿感悟相與起兵。今顏氏一門死者三十餘人。固非履謙之比。是以果卿書於綱目。而履謙則見之分注。帝出奔蜀。禮曲則亦不沒其實。此固輕重之權衡也。

天子不言出。穀梁傳曰。王者無出。出失天下也。蓋王者以四海為家。京師為室。故所在曰行在所。而巡狩行幸則曰車駕。次于某是也。玄宗躬臨大寶。垂五十載。際天所覆。悉主悉臣。一旦盜起。乃棄宗廟。委天屬。獨携所愛脫身而逃。則是一匹夫耳。故綱目於此書出書奔。不以天王之禮予之。而以匹夫庶人之事待之。可謂賤之甚矣。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一旦失國奔走。曾匹夫之不若。人主觀此。可不兢兢業業。知所畏謹也哉。

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國忠及楊氏誠有罪矣。然殺之者乃亂兵耳。何為亦以伏誅書之。夫國忠敗亂天下。罪盈惡積。楊氏蠱惑其君。召釁稔禍。一死皆不足以盡其責。故綱目正名定罪。不以其死於亂兵之故而末減之也。書法若此。豈不嚴哉。

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舜之嗣位也。受終于文祖。禹之繼統也。受命于神宗。故王者即位。必承國於先君。而後可。又况君父在上者乎。馬嵬之命。固嘗宣旨欲傳位太子。而太子不受。故綱目止以留太子討賊書之。今既上無所承。遽正尊位。則是太子自叛其父也。何以討賊為哉。是以前史載裴冕勸進等語。分注皆棄而不錄。則見肅宗之意。固自有在。此綱目所以直書太子即位於靈武。以著其自立之實云爾。豈不深可惜哉。

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既曰上皇。而又曰太子。然則孰為帝哉。名之不正。莫甚於此。則亦以肅宗即位之事。上不達於玄宗。而玄宗與

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誠有罪矣。然殺之者乃亂兵耳。何為亦以伏誅書之。夫國忠敗亂天下。罪盈惡積。楊氏蠱惑其君。召釁稔禍。一死皆不足以盡其責。故綱目正名定罪。不以其死於亂兵之故而末減之也。書法若此。豈不嚴哉。

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舜之嗣位也。受終于文祖。禹之繼統也。受命于神宗。故王者即位。必承國於先君。而後可。又况君父在上者乎。馬嵬之命。固嘗宣旨欲傳位太子。而太子不受。故綱目止以留太子討賊書之。今既上無所承。遽正尊位。則是太子自叛其父也。何以討賊為哉。是以前史載裴冕勸進等語。分注皆棄而不錄。則見肅宗之意。固自有在。此綱目所以直書太子即位於靈武。以著其自立之實云爾。豈不深可惜哉。

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既曰上皇。而又曰太子。然則孰為帝哉。名之不正。莫甚於此。則亦以肅宗即位之事。上不達於玄宗。而玄宗與

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誠有罪矣。然殺之者乃亂兵耳。何為亦以伏誅書之。夫國忠敗亂天下。罪盈惡積。楊氏蠱惑其君。召釁稔禍。一死皆不足以盡其責。故綱目正名定罪。不以其死於亂兵之故而末減之也。書法若此。豈不嚴哉。

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舜之嗣位也。受終于文祖。禹之繼統也。受命于神宗。故王者即位。必承國於先君。而後可。又况君父在上者乎。馬嵬之命。固嘗宣旨欲傳位太子。而太子不受。故綱目止以留太子討賊書之。今既上無所承。遽正尊位。則是太子自叛其父也。何以討賊為哉。是以前史載裴冕勸進等語。分注皆棄而不錄。則見肅宗之意。固自有在。此綱目所以直書太子即位於靈武。以著其自立之實云爾。豈不深可惜哉。

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既曰上皇。而又曰太子。然則孰為帝哉。名之不正。莫甚於此。則亦以肅宗即位之事。上不達於玄宗。而玄宗與

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誠有罪矣。然殺之者乃亂兵耳。何為亦以伏誅書之。夫國忠敗亂天下。罪盈惡積。楊氏蠱惑其君。召釁稔禍。一死皆不足以盡其責。故綱目正名定罪。不以其死於亂兵之故而末減之也。書法若此。豈不嚴哉。

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舜之嗣位也。受終于文祖。禹之繼統也。受命于神宗。故王者即位。必承國於先君。而後可。又况君父在上者乎。馬嵬之命。固嘗宣旨欲傳位太子。而太子不受。故綱目止以留太子討賊書之。今既上無所承。遽正尊位。則是太子自叛其父也。何以討賊為哉。是以前史載裴冕勸進等語。分注皆棄而不錄。則見肅宗之意。固自有在。此綱目所以直書太子即位於靈武。以著其自立之實云爾。豈不深可惜哉。

子之命下未及於肅宗故耳。父不父子。常山諸將討

殺太守王備王備雖未降賊然其志已決矣故特書討殺以正其罪回紇吐

蕃遣使請助討賊武王伐紂羗髡庸蜀微盧彭濮人皆在列漢祖伐楚北貊遣騎

來助。玄宗雖以失道奔竄。然祖宗德澤在人。未泯。故外

夷請助討賊。自不容釋。觀綱目所書如此。則知天命在

唐。逆賊不遣使徵兵回紇。貴華賤夷。春秋之法也。肅

足平矣。遣使徵兵回紇。宗急於討賊。借助回紇。前

史皆以請兵為言。故分注亦因而述之。至綱目則書徵

兵回紇。徵者徵發召命之詞。不使中國屈於夷狄。此正

春秋之意也。立法若此。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天子

烏有首下足上之咎哉。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

以四海為視聽。况諫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

先白時宰乎。邪慝之人。事多私僻。慮發其姦。故必先塞

相。則前此壅蔽之失。與今此革弊之得。皆不言自見矣。

天子之耳目。此固姦臣之常也。書制諫官言事勿白宰

相。則前此壅蔽之失。與今此革弊之得。皆不言自見矣。

###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

于闐遠絕之國。不乘中國危

事。其首乃能自將赴難。可謂知義者也。故特書爵書人

援。以嘉其節。所謂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其與吐蕃

乘時侵盜者異矣。

### 二載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以臣反君。故有子禍之

報。天道昭昭。固已甚明。綱目

於此書殺而不書其父者。祿山既不君其君。亦安能復

子其子哉。然而不書誅者。則以慶緒殺之故耳。狂胡反

### 殺建寧王倓

是

逆。罪惡滔天。曾不再蕃。其子屠之不

膏狗彘。亂臣賊子。盍亦以是少警哉。

克清大慙。庶可功過相補。而乃寵信嬖倖。溺愛社席。聽

讒邪而殺其子。重尋覆車之轍。其不遂至滅。上皇遣  
亡者幸爾。建寧之死。書殺書爵。可哀也。已。

**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無用東之禍。則子胥  
之諫不驗。無淝水之

敗。則王猛之言不酬。太宗思魏徵於伐遼之後。玄宗思  
九齡於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為國遠慮。而人主常患於

忽其言而不用。至於禍敗已形。則回思曩日之告。如著  
龜明鑑。毫髮不爽。然已無及矣。豈天固欲以此顯忠賢

之先見耶。前此九齡之卒。綱目以荊州長史書之。今已  
十有八年矣。向來之言無一不驗。然玄宗徒能思其爭

祿山之事。而不思九齡於林甫之相爭之尤力。故凡天  
寶之亂。雖起於祿山。其實皆林甫醞釀以成之耳。思其

一而不思其一。玄宗猶未為盡知九齡者也。綱目於此  
書爵書謚。其所以尊敬九齡者為如何哉。人主觀此。其

亦聽用忠謀於無事之日。毋  
徒思之於有事之後乎。吁。  
**貶郭子儀為左僕射**

清書子儀敗績。固有罪矣。然是時方務含容姑息。使他  
人處此。必歸罪偏裨。以自解。惟子儀必自詣闕請貶。故

綱目亦正名書之。若子  
儀者。亦可謂之賢矣。  
**六月將軍王去榮有罪。敕**

**免死自效**  
四海分裂。兵交怨結。若復廢法。何用討賊。  
此諸葛孔明誅馬謖之詞也。是時逆胡反

叛。兩京未復。正宜明君臣之義。辯逆順之理。今王去榮  
以部將擅殺本縣令。罪逆當誅。况朝紳論列。尤為明切。

肅宗乃以一礫之能。從而赦之。是使反逆之徒。橫行於  
天下。而君臣上下之分。亦不必立矣。故綱目於此書有

罪。書敕免死。以深貶之。蓋謂之赦免。則其咎固在肅宗  
而非出於他人也。嗚呼。死罪猶且免之。况下於死者乎。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張巡死  
節表表

在人無可言者。然許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死者。  
遠雖不死於睢陽。然未幾亦死於京師。故綱目等而書

在。人無可言者。然許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死者。  
遠雖不死於睢陽。然未幾亦死於京師。故綱目等而書

之。則見其均為死節之臣耳。固不可以先後而異其觀也。廣平王倣郭子儀等

收復東京。及回紇者。何哉。夫以狂胡肆逆。官闕為罪。肅

宗苟能痛心疾首。選任忠賢。因人心之感情。仗大義以

討賊。則亦何患克復之難。夫何慮之不精。乃求欲速之

功。借助回紇。遂使逆賊方遁。遽已縱虜肆掠。重為民害。

則是中國反聽命於夷狄。而收復之舉為無人矣。故綱

目止書廣平王及子儀。而不書回紇者。一則尊中國。二

則抑夷狄。三則不予回紇之有其功。四則戒後世不得

與異類共事也。書法若此。其為斯世慮。豈不深且遠哉。

李泌歸衡山。泌在憂患中。陳謨獻

策。補益私多。時方收復兩京。遽請還山。不少遲緩。蓋必

有不足於中故也。肅宗於此不能深思。默省。反求諸已。

乃欲彊挽之留。宜乎去之愈力。綱目書此。不特惜泌之

去。亦以譏肅宗之不悟耳。夫遠讒去色。乃勸賢之首務。

先儒固已論此。肅宗寵張良娣。任李輔國。莫親於甄

愛子。且猶殺之。况賓友乎。此泌之所以必去也。噫。以甄

濟為祕書郎。人之義也。若食君之祿。任君之事。一旦變

廣平王倣郭子儀等

收復東京。及回紇者。何哉。夫以狂胡肆逆。官闕為罪。肅

宗苟能痛心疾首。選任忠賢。因人心之感情。仗大義以

討賊。則亦何患克復之難。夫何慮之不精。乃求欲速之

功。借助回紇。遂使逆賊方遁。遽已縱虜肆掠。重為民害。

則是中國反聽命於夷狄。而收復之舉為無人矣。故綱

目止書廣平王及子儀。而不書回紇者。一則尊中國。二

則抑夷狄。三則不予回紇之有其功。四則戒後世不得

與異類共事也。書法若此。其為斯世慮。豈不深且遠哉。

李泌歸衡山。泌在憂患中。陳謨獻

策。補益私多。時方收復兩京。遽請還山。不少遲緩。蓋必

有不足於中故也。肅宗於此不能深思。默省。反求諸已。

乃欲彊挽之留。宜乎去之愈力。綱目書此。不特惜泌之

去。亦以譏肅宗之不悟耳。夫遠讒去色。乃勸賢之首務。

先儒固已論此。肅宗寵張良娣。任李輔國。莫親於甄

愛子。且猶殺之。况賓友乎。此泌之所以必去也。噫。以甄

濟為祕書郎。人之義也。若食君之祿。任君之事。一旦變

濟為祕書郎

人之義也。若食君之祿。任君之事。一旦變

出乎前。遽反君而臣賊。則狗彘之不若矣。甄濟在唐以

操行著稱。為時聞人。祿山之亂。守節不污。當其引首待

刃之時。寧預知不死。以俟唐之克復哉。安於義命。所惡

有甚於死者耳。彼陳希烈之徒。析圭儋爵。立人之朝。既

無扶顛持危之功。又無仗節死義之守。甘事逆胡。覲然

無耻。原其本心。特欲偷生苟免。不失所有而已。豈知復

有素服悲泣之時哉。詣朝請罪。收繫大理。猶未已也。又

使列拜死節之士。以媿其心。然後六等定罪。誅殛流放。

則是生死皆可羞耻。其罪著矣。當是之時。雖欲再死于

賊。亦不可得。綱目書以甄濟為祕書郎。文無美詞。亦以

濟之所為。固士君子之所當為者。若以甄濟為特異。則

希烈等罪亦可少從末減矣。此正書法之深意也。後之



君子不幸而處事變之際者。蓋亦知所擇哉。

乾元元年。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回紇有功於唐。故書以寧國公主歸之。歸之者。易詞也。異乎其他結昏夷狄者矣。

命郭子儀

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

使。以九節度之衆。而以一宦者臨之。不亦辱乎。相州使之敗。其原蓋在此矣。故特揭而書之。以著其失。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四十四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四十五

經

二月。食既。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北也。惡周王失道。故以王師自敗為文。夫長子帥師。弟子與尸。雖正猶凶。此荀林父所以有邲之敗也。今以九節度之師而無所統。又以宦官臨之。是弟子與尸而又不正也。故綱目於此。以自潰為文。若曰九節度之衆無有能潰之者。唐自潰之云耳。夫以步騎六十萬之衆。一旦無故自潰。然則唐之不亡。豈非幸歟。

夏。四

月。制停口敕處分。

制敕皆本中書。若旁蹊捷出。則中書果可用哉。况於以口敕而

布衣臣尹起莘上進

處分。則是非得失。孰從審覆。其為悖繆。不言可知。今焉下制。停之。停者是。則用者非矣。綱目書此。雖曰幸之。蓋亦譏之也。

上元元年。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甚矣。

小人之為禍也。親莫親於父子。而能間之。愛莫愛於夫婦。而能離之。蓋其巧言似忠。詭謀似密。而又柔行巽入。易於聽受。自非剛明不惑。鮮不為其所移。况人主始焉親之。寵之。漸至假以大權。久而不可復制。斯固禍亂之所從出也。李輔國之惡。積非一日。肅宗既不能謹之於初。烏能裁之於後。上皇之遷。始雖不從。所請。然未幾。專輒行之。上皇不敢拒。肅宗不敢詰。反以甘言順適其意。遂至慈父愛子。兩不相保。此信任小人之禍也。綱目直書輔國遷上皇於西內。則肅宗當置何地哉。遷者。彊遷不順之詞。肅宗身為人子。位居九五。一父且不能保。則亦寄生焉耳。於輔國乎何誅。

二年九月。置道場於三殿。前書立太一壇。此書置道場於三殿。其失一也。

肅宗上危其父。下殺其子。內受制於其妻。而欲求媚鬼神。將誰欺哉。書以譏之。宜矣。

寶應元年。建卯月。行營兵殺都統李國貞。節度

使荔非元禮。所貴乎天子者。為其能守上下之分。嚴

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者也。等而下之。士卒之事。偏裨。偏裨之事。主帥。亦猶主帥之事。天子。嚴其下。正所以衛其上耳。肅宗在唐。雖僅能克復二京。然紊亂名分。實始於此。蓋自前日平盧置帥。由軍士廢立。於是軍權倒置。遂不可解。綱目於去冬書楚州牙將殺其刺史。今春書河東軍殺其節度使。又書行營兵殺都統及節度。皆

不聞朝廷有處置之命。徐而考之。或付之不問。或就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自是而後。承襲為常。至于唐亡而後已。君子觀綱目前後所書。則知唐之亡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禍。實始於肅宗。所謂丘夷則淵實。下陵則上替。其來非一日矣。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有天下者可不鑒哉。玄宗得妙寶真符。未幾而有漁陽之變。肅宗得寶玉十三枚。未幾而兩宮不保。是皆妖人附會以投之耳。直書于策。識者可以觀矣。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皇后。天下之母。儷體宸極。輔國以家奴賊之。書弒可也。而以殺書。何耶。張后與輔國表裏擅權。殺建寧。遷上皇。鉗制天子。撓亂國政。今又挾越王以造禍。使其事成。則太子亦不得立而唐危矣。綱目權其輕重。直書曰殺。固非予輔國也。所以正張后之罪爾。若夫輔國專橫之惡。又自不言可知。皇后且猶殺之如獵狐兔然。况餘人乎。以李輔國

### 為司空兼中書令

書以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文無貶詞。然以一宦者而居上公之職。

又兼中書長官。則唐室之卑。從可知矣。貽是禍者。非肅宗乎。以程元振為驃騎大

### 將軍

嗚呼。唐室宦者之禍。相尋於無窮。烏得而不亂哉。是時亂根尚在。而代者已踵其後。故書以元振為

大將軍。則是一輔國未去。一輔國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乎。吁。回紇舉兵入援。冬

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

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

前日兩京之復。借助回紇。綱目皆不書之者。不予夷狄之有其功也。今焉舉兵入援。何為復書之哉。夫當逆胡反叛之初。二京覆沒。肅宗以欲速之心。急於討賊。為迎侍上皇之舉。是以借兵收復。故綱目亦亮其不得已之

意寓諸書法之間。所以尊中國而存大體耳。若夫代宗之初。則非前日之比。思明既死。餘孽僅存。李郭諸賢。效忠宣力。正自不必外求援兵。况是時虜酋恃功。浸肆桀驁。甚至殺辱使人。縱兵屠掠。卒啓入寇之禍。故綱目於此。直書回紇入援者。所以深罪唐人不能自立。好與異類共功。召亂納侮。為後戒耳。然則或書或不書。皆有深意。君子不察也。**盜殺李輔國**。李輔國脅天子。遷上皇。賊國可不察也。母其罪大矣。按法行辟。死有餘辜。代宗乃遣盜殺之。何歟。夫以天子而行盜賊之謀。是亦盜賊而已。書盜殺李輔國。不知所謂盜者何人哉。可媿甚矣。

**代宗皇帝廣德元年。流來瑱於播州。殺之。**

來瑱誠有

罪耶。宜正其誅。誠無罪耶。則不可殺。今綱目書殺而分注。述元振之譖。則其無罪為可知。代宗初政如此。何以

號令天下。宜乎它日叛將援之以為口實也。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為**

**河北諸鎮節度使。**

前書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此書以薛嵩等為河北諸鎮節度。

則見處置之權出於懷恩明矣。謹而書之。所以志唐失河北之始。

**冬十月吐蕃入寇。**

**帝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

**之。吐蕃遁去。**

肅宗寵一李輔國。使父子夫婦皆不相保。此代宗所切齒者也。而又寵一程元

振。使之掩蔽虜寇。抑遏奏請。遂至幾亡社稷。何哉。綱目書吐蕃入長安。郭子儀擊之。而不言帥師。是無兵可將也。向非子儀威望素著。不戰屈人。則唐其能國乎。嗚呼。關宦之禍至此。唐帝猶不知悟。則亦末如之何也已。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嗚呼。宦者之蠹。至是深矣。宦者之權。至是極矣。書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眾。皆制於一闈宦之手。使之宣慰。使之處置。而猶以為未足。又使之總統禁兵。合內外之兵。權以歸之。他時脅制朝野。門生天子。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大書于冊。為後鑒也。

### 二年。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雲州。

安史反。逆。皆死。

於其子。天理固為甚明。懷恩親目其事。尤而效之。故瑒亦為其下所殺。綱目書之為斯世戒。亂臣賊子。猶欲稱

### 亂不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

事君有大義。不可擇利害而為之。蘇峻之

亂。陶侃遷延顧望。賴温嶠左右推輓。同濟國事。君子猶為之不滿。光弼為中興元功。特以畏讒疑沮。緩於勤王。遂至諸將不復稟畏。愧恨而死。夫當代宗播越之時。光弼擁兵不赴國難。雖有他美。亦莫能贖。故君子深為之

惜。且光弼與子儀齊名。號為李郭。戰功俱為第一。然綱目於子儀之卒。書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而於光弼之卒。不書其太尉侍中副元帥之官。止及其爵謚而已。於此見君子有不滿之意。故予之不盡予。亦可以為事君不知命義者之戒也。嗚呼。以臨淮之功。十二少有疑沮。猶不足以全始終。况下於臨淮者乎。

### 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凡前代柄臣。或自加某官。而復辭不受。綱目悉

書之以譏其僞。若子儀辭尚書令。可謂真情不欺者矣。書以美之。非譏之也。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戶

### 部奏是歲戶口之數。

天寶十三年。戶部奏。戶九百六十一萬有畸。口五千二百八十

餘萬。至是所奏之數。戶僅二百九十餘萬。口僅一千六百九十餘萬。較之天寶。不能三分之一。夫有盛必有衰。固天地盈虛之數。元宗恃其戶口之富。窮奢極欲。自謂長享太平。不料禍出目前。生民塗炭。才十年間。其減耗

之數。為戶凡六百七十餘萬。為口凡三千五百九十餘萬。向來富庶之盛。今皆安在哉。方其溺愛之時。特一女子。所樂僅若毫芒。然而驕奢淫泆之事。皆由之而出。其極。遂至喪壞。生靈若是其眾。可謂其源甚微。其流甚廣者矣。人主觀此。要當兢畏持守。毋使乍盛而忽衰。暫安而遽危。則亦庶乎其可也。嗚呼。保治之難如此。可不畏諸。可不戒諸。

永泰元年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

待制

書命文武之士待制。此盛德事也。徐而考之。僅有。獨孤及一。疏頗切於時。且不能用。則餘可知矣。故人君不能求言。與求言而不能用。其失一耳。宜乎綱目亦不書獻言之人也。

劍南節度

使嚴武卒

綱目於人臣之卒。書爵不書爵。前固已論之矣。嚴武厚賦歛。窮奢侈。專殺戮。而亦得

書其爵。何耶。唐自中葉。凡節度之卒。不以逆順賢否。皆書爵者。初非褒美之也。正以著藩鎮之疆耳。故自是而後。迄于五季。例皆倣此。觀者不可不知。畿內麥稔。上書旱。此書麥稔。亦是耳。然稔止畿內。則四方萬里之外。又將若何。雖曰幸之。實亦傷之也。平盧將李懷玉

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

已。肅宗乾元元年。平盧帥王志元卒。裨將李懷玉殺志元子。推侯希逸為主將。迨今首尾八載。蓋希逸乃懷

玉所立。宜其復見逐於懷玉也。夫天子制公侯伯子男。所以辨君臣之分。嚴上下之防耳。唐惟不謹於此。故亦卒亡於藩鎮。此則理之必至者也。書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則唐人紊亂名分。自生厲階。使人道變為禽獸。中國胥為夷狄。嗟然。秋。九見矣。逐節度而為節度。逐天子豈不為天子乎。吁。

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是時大盜雖平然藩方跋扈夷狄憑陵此正憤排自

疆之時而君臣相與從事浮屠何哉蓋王縉杜鴻漸為之相而魚朝恩為之將三人皆佞佛者也邊候不置而置百高座國政不講而講仁王經未幾寇警侵逼虜至則罷講虜退則復講甚至作章敬寺度僧尼出孟蘭盆紛紛交舉大曆之政日以紊矣特書僕固懷恩誘回屢書不一書而止皆所以深貶之也

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

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子儀輕騎見虜之事膾炙人口

至今以為美談然非忠信素著何以得此綱目於去年秋書二虜入寇子儀出鎮奉天於冬書懷恩逼奉天子儀出兵懷恩退至此又書虜入寇召子儀屯涇陽回紇受盟吐蕃夜遁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逼未嘗一與交兵

自屈而去無非子儀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子儀有功於唐若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大曆元年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朝恩既為

天下觀軍容處置使今又判國子監事則是文武大柄皆一宦者專之也直筆書之唐室為無人矣其為風沙衛也亦大乎

二年夏六月杜鴻漸入朝秋七月以崔旰為西

川節度使

前書崔旰殺西川節度使繼書以杜鴻漸為東川副元帥未聞有討賊之功也至是

書鴻漸入朝以旰節度西川則是鴻漸不惟不能成功又反與賊為地而朝廷亦不問曲直遂與之節鉞耳此

午丙

未丁

事觀之。厥罪惟均。

三年春正月。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寺一家奴作

臨幸。比事觀之。失可知矣。

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代宗去三宦官。書法各

元振書流放。魚朝恩書伏誅。蓋代宗面責朝恩異圖。數其罪而戮之。故綱目亦得正其誅也。雖然。代宗既知宦者之弊。屢煩處置。今既勦除元惡。盍亦修復太宗舊制。內侍不置三品。黃衣廩食。止於守門傳命。然後盡挈兵柄歸于將帥。庶幾禍根屏絕。今則不然。遂使宦者因仍自若。訖為唐室不救之禍。豈不深可歎哉。豈不深可惜哉。以李泌為江西判官。李泌能力辭宰相。於肅宗曲

子壬

戊庚

申戊

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又固辭。今乃屈佐外藩。何哉。借使是時不為元載所容。則復歸衡山足矣。載雖凶險。亦豈遽能加害。况代宗以萬乘之尊。不能庇一舊友。事亦可知。拂袖而歸。隱身巖穴。安於義命可也。何必下喬入谷。自處藩僚之末哉。綱目書以泌為江西判官。文無貶詞。然以前日侍謀軍國。與求歸衡山之事觀之。則非其類矣。惜哉。

必亂邦也。夫當開國之初。小人尚不可用。况夷狄乎。唐肅宗志圖欲速之功。借兵紇虜。雖於克復二京。不為無補。然恃功驕恣。患亦不小。當其東都殺掠之時。綱目略而不書。猶以其有功於國。為之隱忍。至是唐朝報之已厚。乃復暴橫不已。是以難從末減。况其附會吐蕃。入寇郊畿。我亦有詞可執。代宗於此。正當待以國門外之制。護送出境。然後謹守疆場。嚴為之防可也。置之輦下。聽其恣橫。尚何以為國哉。書曰。回紇使者犯朱雀門。則唐



丑癸

人好與夷狄共功之弊不可揜矣。有國有家者尚鑒茲哉。秋七月。盧龍將吏殺

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朱希彩殺

李懷仙而自立。不五年間。又為將吏所殺。唐人無政。固不足道。而出反之報。亦甚昭昭。比事觀之。其理著矣。

八年。回紇使者辭歸。

書回紇使者辭歸而載市馬之事於下。唐朝非固真欲得馬者

也。不過順適虜意而已。審如是。曷若厚其歲賜而絕其市馬乎。不然。彼固自謂吾以馬而得繒帛爾。適所以啓

我心之無厭也。召郇模入見。

郇模一布衣而得召見。代宗若有所施行。則亦徒然而已。果何益哉。

然而已。果何益哉。

九年。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不空雖曰胡僧。然贈以開府。爵以國公。故前史

皆書曰卒。而綱目特筆書曰死。何哉。彼以夷狄之民。奉夷狄之教。固當從夷狄之例也。綱目之於夷狄。雖其君

長亦皆書死。况不空乃其民乎。

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陷相州。

前書以承嗣同平章事。又書以公主

妻田華。代宗之所以撫之者至矣。而承嗣不免於反。曷若任用人才。修明政事。振舉朝綱。使之稽首順服。如其

旅拒。則振揚天討。有以制之乎。比而觀之。然後知姑息之政。固無益也。

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

按分注承嗣請入朝。詔赦其罪。然綱目不

書表請者。承嗣本無朝意。姑以是款兵耳。况前書承嗣反。發諸道兵討之。未聞舉正其罪。今乃無故赦之。故綱

目直書曰赦。以見天討不能加。威令不復振之意。若曰承嗣反。逆未嘗屈服。而朝廷自赦之也。然承嗣實未嘗

辰丙

卯乙

寅甲

入朝而書入朝猶為唐人又其詞云爾

十二年春三月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承嗣跋扈

既反復赦既赦復反請入朝而未嘗入朝代宗坐受玩侮皆無如之何今又書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則其姑

息亦大甚矣尚秋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綰卒

楊綰為相

僅三閱月而弊政侈俗亦為之漸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綱目前書綰平章事初無美詞至是綰卒書官書謚

始足以表其賢此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

既曰霖雨

則鹽池固多敗矣而反稱美祥何哉故綱目於此特以度支奏瑞鹽書之一以著韓滉之欺一以著代宗之蔽也

十三年夏六月隴右獻猫鼠同乳

猫鼠同乳此反常妖異之

物而獻以為瑞故書以譏之耳然賀與不賀又足以規常衮崔祐甫之賢否也

巳丁

午戊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四十五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四十六

布衣臣尹起莘上進

未巳

十四年夏五月詔議省祖宗謚

增謚之事前古無有也而始於

唐人其溢美無實不經之甚然當時臣子莫敢言之獨一顏真卿抗論其失而亦不能改故書詔議省祖宗謚以幸其有是議而惜其卒莫之省以譏之爾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十

事天下之治特患人主無其志爾唐自肅代之後國勢削弱威令不振疑若無可為者然德宗繼之稍能振

厲有為而氣象已異於是投兵相顧者有之治望太平者有之使其能謹終如始未必不為有唐盛德之主綱目於前書罷貢獻罷梨園縱馴象出宮女於此書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十事皆所以著其初政之美云爾夫

豈以其不終之故。遂沒其可紀之實。此固筆削之公也。詔財賦皆歸左藏。無私藏。書詔財賦皆歸左藏。歸之誠是也。書以美之宜矣。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春正月帝生日不受獻自

宗生日為千秋節。代宗因之。廣受四方貢獻。不知常賦之外。非取諸民。則何自而得其為推肌剥髓無可疑者。德宗能革其失。故綱目亦書而予之。六月門下侍郎今日之不受是。則前日之受非矣。

同平章事崔祐甫卒歷肅代德順四朝宰臣之卒。得書爵者僅三人。楊綰崔祐甫李泌是也。自餘書爵者非節鎮則勲臣耳。祐甫在當時誠為賢相。獨有薦楊炎與議喪禮之失。君子不以小瑕掩大德。故

殺忠州刺史劉晏凡興利之臣罕有得其書法如此

理財濟唐中興。亦且不保其終。則餘可知矣。然是時楊炎誣證其罪。而德宗又密遣中使斃之。政刑若此。君臣俱任其責。此固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之意也。八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

回紇使者九百餘人書光晟殺回紇使者。則見其專輒之意。然光晟坐貶不書于冊

者亦以回紇縱暴不為無罪。始定公主見舅姑禮自故爾。此所謂曲直之繩墨也。

宗朝下嫁公主。已異前代尚主之法。然其意久而復失。則知世俗承襲未易遽革。今德宗始定其制。可謂善之善者。故特書始定公主見舅姑禮。曰始。則見前此未嘗行之。曰見。則見公主知尊舅姑。德宗此舉亦可以為後法。

是歲天下兵民之數前此書戶口之數。今此書兵皆為兵。故止計戶口而已。今則方鎮專兵。而天子又自有禁軍。於是兵自兵。民自民。是以書法若此。君子觀之。

又可以知世變矣

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

稱留後

唐自安史之亂僕固懷恩分置諸帥自為黨

弊然所用不得其人所以見藩鎮之彊自相傳襲初不出於朝廷之命者也嗚呼尚父太尉中書自是而後習以為常遂不勝其書矣

今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子儀勲業卓冠一時至於忠精誠確尤為難及

唐史帝紀書子儀薨而不書其爵司馬通鑑書汾陽忠武王而不書其官史法固無義例也至綱目備載其爵謚位號大書于用以見褒崇之意君子固當參考觀之然後知書法詳略皆有深意存乎其間母但以作史常

法眎之也殺左僕射楊炎

楊炎既貶崖州司馬矣猶書左僕射何哉炎之為相專務徇私

獨有請歸財賦於左藏及言李希烈不可用二事有係國體若其餘則皆罪耳然德宗既用為相苟不稱職則黜之可也今乃聽盧杞之譖誣而殺之則非其罪矣此所以書殺而存其故官

四年春正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天下之財自足以周

天下之用一歲之入自足以供一歲之出德宗以用兵之故財用不給前既書復權天下酒又書括富商錢又書詔增稅錢矣而費愈不支况四凶連衡賊勢轉熾官軍屢以敗告在德宗亦盍少自悔悟思為變通之計可也夫何迷而不復至是始行間架陌錢之法朘削既甚根本遂搖雖微涇卒之變亦無善後之策勢非大壞極弊禍必未已此固君子所為隱憂者也書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足以知其掇取無術創為苛虐以毒民者矣

他日賊徒大呼以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是藉口尚誰咎哉

### 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德宗志在削平叛亂用兵不已蓋自建中二年討梁崇義討田悅之後至是凡三年間兵禍四起征調日繁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皆可覆也一旦寇賊竊發大駕蒙塵幾亡社稷是果誰之咎哉綱目上書發涇原兵救襄城此書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其為殷鑒豈不甚明人殺主觀此其亦知所自治而不以窮兵黷武為事乎

### 左僕射崔寧

盧杞誣楊炎德宗既遣中使縊殺之今杞又譖崔寧德宗復用此策夫僕射師

長百僚使其有罪亦當與之辨明可也曖昧殺之是否亦以德宗之性愚闇易入故李懷光至奉天詔引

### 軍還取長安

前書懷光帥眾赴長安既著其勤王之實至是賊兵已退固當君臣相與勞苦

幸得解圍相見之意此亦人情之常而乃遽使回軍擊賊何哉意懷快快此固中人以下之所不能免也綱目書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其嚴趣氣象至今猶可想見德宗信用姦邪所為若此能無再竄之辱乎

### 興元元年春正月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德宗以

歛致禍方在播越之中而又重尋覆轍是尚可與有為者哉書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行宮且爾况處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武王

俊等連衡反叛德宗討之而不能克一經大變引咎責躬武俊等遽上表謝罪綱目前已書于冊至此遂詔復其官爵則是聽其改過自新以恕待人李懷光反帝此忠厚之意也而亦綱目予之之意也

子甲

奔梁州

已涇卒之變。綱目書上如奉天。至是奉天之圍

朱泚梁州之幸。不急於奉天。而書法不同如此者。德宗

播越懷光遠來赴難。幸而有功。略無問勞撫慰之意。乃

聽盧杞之言。咫尺天子。不得一面而行。遽趣之擊賊。遂

使懷光怨望。迄成反叛。此蓋信用小人。其禍至此。德宗

於忠臣賢士之言。百不從一。而於小人之言。聽受如響。

凡所以再致播遷。皆其自取。故特書奔以賤之耳。奔者

匹夫逃竄苟免之事。以萬乘而書奔。可愧之甚矣。然則

懷光獨無貶乎。曰。叛君反逆之賊。其罪猶待貶黜而後

見車駕至梁州。前書帝奔梁州者。譏德宗自致奔竄

耶。乘之。儀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李楚琳

殺主帥降于逆泚。其罪大矣。然是時乘輿越在草莽。力

未能制。楚琳乃能委曲致貢。不遂其怙終之惡。故綱目

書其遣使詣行在。以予之。此

以恕待人。不輕絕物之意也。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卷第四十六





